

研習資本論的標準

沈志遠著

資本論研究叢書
新中國書局發行

17

551.5
412
(741)=2/2

臺灣研究論本
備準的論本資習研
著 趙 建 誠

新中國書局發行

編者序

現代經濟學聖典「資本論」底中文版全三卷，於距原書第一卷出世後七十一載（一八六七——一九三八）的那年出版了。這雖然太晚了一點，但仍不失為中國出版界和學術界中的一個有重大意義的事件。雖然在譯本底技巧和內容上尚頗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對於國內一般有志研究新經濟學的知識大衆，仍有不可否認的貢獻。至少由於它的出版，大大地刺激了一般知識大衆對研習「資本論」的興趣和熱忱。

但是問題也就從這裏發生了。一般知識青年往往恨不得一口氣把全部「資本論」吞下肚去，他們不作絲毫準備地買了一部「資本論」，翻開來不加思索地一口氣讀下去；有的因爲讀不懂而半途灰心，有的雖在用極大的毅力一直讀下去，但一知半解，越讀越糊塗。這類青年底學習熱忱固然可嘉，但是這樣的研習方法是要不得的。

編者有鑒及此，就決心編一本研習「資本論」的入門書，使得有志研習「資本論」的青年朋友們在閱讀「資本論」以前，先對「資本論」有一個輪廓的認識，並貢獻他們一些閱讀方法上的意見。

這本書，首先對馬克思如何堅苦卓越地在近乎四十年之內寫作他的巨著，和恩格斯如何忠心誠摯

地替他的密友整理遺稿的過程，予以生動的敘述。這裏（前兩章）不僅間接地指示了偉大學者底研究方法，而且還對青年們學習上給予莫大的鼓勵。其次（第三章）是將「資本論」底中心的内容，用通俗化的方法簡單扼要地介紹出來，把資本主義經濟機構底中心秘密，簡單扼要地暴露了出來。再次，第四章是對一切布爾喬亞學者底「批判」和修正主義派底曲解，加以無情的揭露。第五章則提供着如何研習「資本論」的具體方法。最後附錄五篇，是馬克思、恩格斯所作，我把它搜羅在內，因為它頗適合我這本小冊子底性質和目的。

這本書底内容，是根據「蘇聯大百科全書」中的「資本論」一條和幾種新出版雜誌上所發表的一些關於「資本論」的論文編譯而成的。它並非我底著作，但亦非純粹的譯品，而是編與譯的「統一」。

• 附錄中的後面四篇，借用了王學文、何錫麟、王石巍三先生的譯文，特並誌謝。

目次

引言	一
一 馬克思如何寫作「資本論」？	一
二 恩格斯在「資本論」上的勞作	一九
三 「資本論」底主要內容及其意義	二二
四 布爾喬亞的批評與修正主義的曲解	三二
五 怎樣研習「資本論」？	三七
附錄	
馬克思底「資本論」	五〇
「資本論」第二卷序言（節錄）	六〇
資本家的積蓄之歷史的傾向	六四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	六八
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判」	七四
恩格斯	七四

引言

「資本論」是馬克思底主要作品，他底不朽的著作，它劃分了人類歷史底時代。在「資本論」中，最完滿地體現着馬克思底學說。它根據唯一科學的方法，唯物辯證法，奠定了對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法則的認識基礎。「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底第一源泉，它應勞工集團革命運動底要求而生長；從它出版的一天起，直到現在為止，「資本論」始終是勞工階級改變布爾喬亞制度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可攻破的武器。馬克思說：「哲學家僅僅各式各樣地解說世界，但是事情在於改變世界。」他創作他的「資本論」，就把它當作一個強有力的改變世界的工具。「資本論」，從它的完滿的涵意上說，是一部百科全書性的著作。成爲唯物辯證法底光輝的體現的「資本論」，在其內容上反映着作者本人底異常廣大的科學興趣，很精巧地把握住各種複雜的知識部門。「資本論」是我們這一時代底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底作品——伊里奇。它首先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底經濟學說，這種學說是馬克思理論最深刻的、全面的和精密的證實和應用。「資本論」底終極目的，照著者本人講，是發現布爾喬亞社會底經濟的運動法則。馬克思第一次把政治經濟學做成真正的科學，它變爲歷史的科學。在廣泛的、歷史的基礎上，在大量的、事實材料的基礎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很詳盡地闡發了布爾喬亞

社會底發生、發展與崩潰的法則，並指出社會主義變革勝利底必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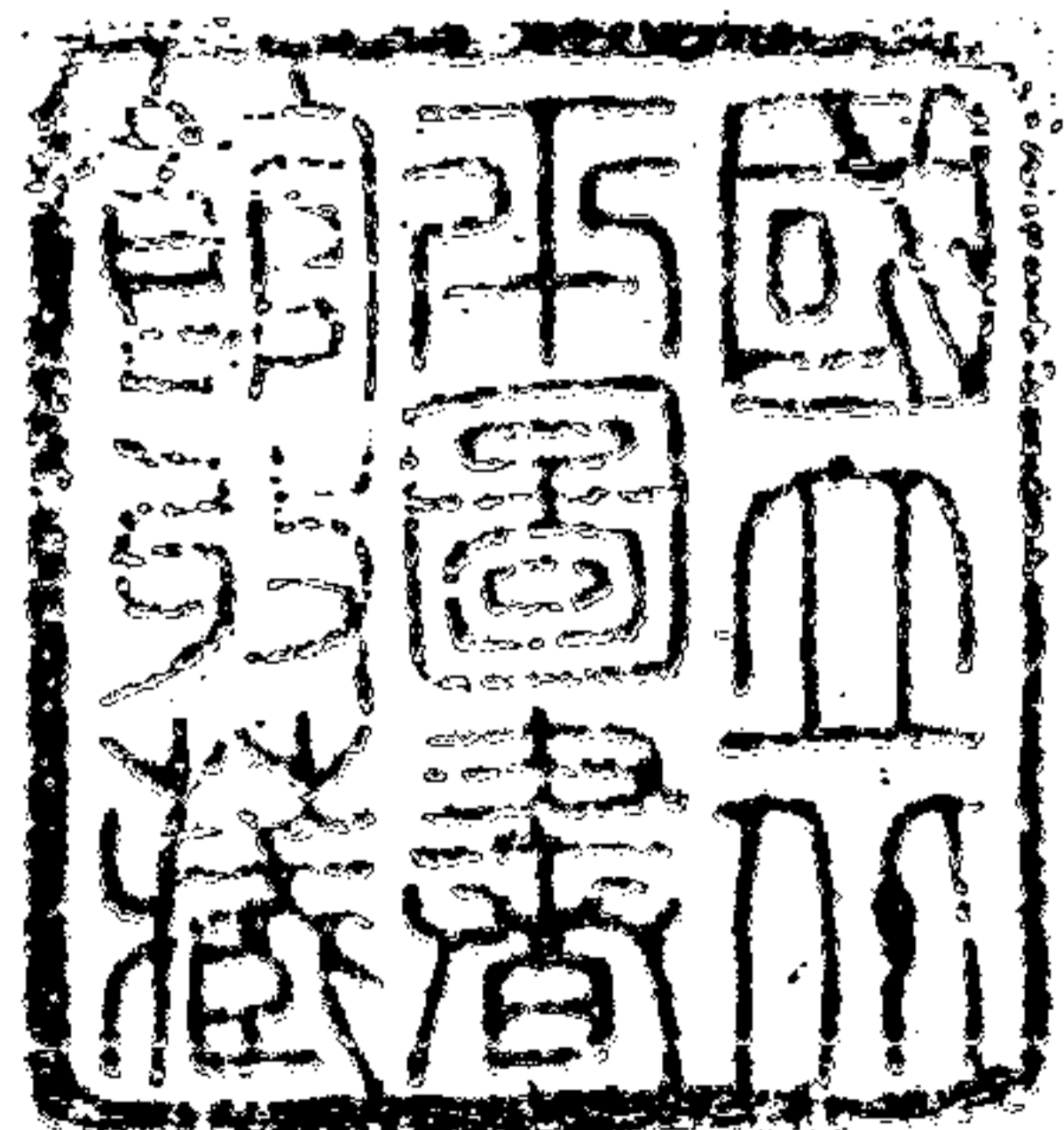
「資本論」有一個副題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根據對以前全部政治經濟學底開展的批評，揭露了他的最偉大的前人——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底不充分、錯誤以及不可解說的矛盾；無情地揭破着資本主義辯護人底卑鄙時，馬克思給了不可超越的資本主義基礎分析，一個最複雜的社會形態的科學分析底模範。「資本論」把嚴格和高度的科學性（因為它是社會科學底最高科目）與實踐的革命性結合起來。這樣的結合不是偶然的，不只是因為著作者本人是學者同時又是革命家，而且是在理論本身中內部地和不可分離地結合着這兩種性質。

全部「資本論」底中文版已於半年前出版，國內一般前進青年，抱着極大的熱忱去迎接這一偉大的創作底譯本。但是廣大的讀者羣縱有熱忱，決不能毫無準備地一開始就去讀「資本論」，因此，像這樣一本介紹「資本論」的入門性的小冊子，就為當前的急需了。這便是編纂這本小書的惟一動機。

一 馬克思如何寫作「資本論」？

甲、從四十年代中期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出版

馬克思有充分的理由稱「資本論」爲自己畢生底事業。實際上「資本論」確實是巨大的創造勞作底產物，它開始於四十年代底中期，直到他死時才停止。革命運動底要求刺激着馬克思去研究政治經濟學，這已經在他開始社會政治活動以後。對於他這種研究底第一次的推動，是他担任萊茵報主筆的工作（一八四二——四三）；在那時候，馬克思關於所謂物質利益的問題，覺得有發表自己意見的必要。在他到巴黎以後（一八四三年十月），他繼續研究法國革命史和法國社會主義，同時他又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當時牠已經成了一個革命家，他向勞動大眾宣佈他自己對現制度的批判（參閱他的「黑格爾法權哲學批判導言」）。一八四三年他在巴黎開始他的經濟學的研究，研究偉大的英國和法國前人們底學說。他和恩格斯通信，無疑地促成了他研究經濟學的決心。這一研究的結果，是他在這門科學中造成了徹底的變革。一八四四年恩格斯所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馬克思曾經仔細地加以閱讀和摘要，成爲他的經濟文獻中最初的導言。一八四四年三月到八月，馬克思閱讀和摘要史密斯



(A. Smith)、李嘉圖(J. Ricardo)、賽依(B. Say)、西斯蒙蒂(Sismondi)、密爾(G. Mill)、麥克·開洛克(MacCalloch)等人底著作。當時馬克思還不懂英文，他根據法文譯本研究英國經濟學者底學說。在那些譯文中他已寫了「政治與國民經濟之批判」一稿（此稿未經出版）。該稿包含下列諸章：政治、利潤、地租、勞動之出讓等等。在他移遷到布魯塞爾（一八四五年二月）之後，他依然繼續研究經濟的作品，而在孟却斯特居住期間（一八四五年七八兩月）他更緊張地和恩格斯共同研究，在那裏他們共同閱讀了彼梯(W. Petty)、都克(Th. Tooke)、苦貝爾(Cuper)、科培特(Cobden)等人底著作。

經濟問題底研究，在馬克思學說底創造過程中盡了極大的作用；而他的學說又是十九世紀中人類所創造的優良學說——如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社會主義——之自然的繼承人。努力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期——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是馬克思底世界觀底形成時期，當時他和恩格斯尖銳地與各種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學說作鬥爭，創建了革命的科學社會主義底理論與策略。一八四五年春馬克思已經在大體上建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觀，並且與恩格斯共同在許多作品中奠定了唯物史觀的理論基礎（特別須參閱「德意志的觀念形態」Deutsch Ideologie一書）。馬克思認定經濟結構是社會底基礎，在這基礎上建立着政治的上層建築，因此他最注意於這種經濟結構底研究。從那時候起到他死時為止，他從來沒有放棄過經濟問題底研究。從一八四三年底到一八四七年底這四年中，關

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筆記，用很小的字，寫成了二十四厚本練習簿。這裏面包含着，關於七十個作家底作品的筆記。寫得特別詳盡的是他做關於經濟史的筆記。他利用各種具體的、歷史的智識來創建自己的理論基礎。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的著作（特別是「哲學底貧困」和「僱用勞動與資本」）證明「資本論」底著者「在那時候已經很明瞭資本家底剩餘價值不僅從何發生而且如何發生」（見恩格斯著「資本論」卷二序言）。在那些著作中不僅揭露了資本主義榨取底本質而且證實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社會矛盾尖銳化底必然性。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關於布爾喬亞社會底矛盾及其基本的發展傾向，給了一個在深刻性、明確性和簡明性上都可視為最有天才的概說。在那本書裏面，特別明確地指示了資本主義底歷史使命——促成巨大的生產力底發生，後者在布爾喬亞生產關係底狹窄的框子內發展着，指示了階級間的鴻溝，並揭露了內在於資本主義的矛盾，即表現於生產無政府狀態和經濟危機上的諸矛盾；以不可超越的力量描寫了勞工階級底全世界的歷史使命——資本主義底掘墳墓者和新的社會底創造者底歷史使命。往後馬克思底一切研究和往後的歷史進程，很顯著地證實了這一著作中所給的分析，它的基本觀念就是關於暴力變革和勞工專政底必然性的觀念。以及根據科學社會主義原則以改造社會的觀念。

馬克思曾以歷史上第一個勞工政黨（共產主義者聯盟）底領袖的資格，積極地參加了一八四八年

的革命；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以後，他首先從德國，然後又從法國相繼被放逐，到一八四九年八月間才被放逐到倫敦，在那裏不久他就恢復了他的經濟研究工作。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以後到來的反動年間，馬克思跟一切非普羅的社會主義思潮進行猛烈的鬥爭，在許多歷史作品中發揮了他的唯物的理論，把他的大部分力量貢獻於政治經濟學底研究。從他的唯物史觀（在政治經濟學中發見了「市民社會底解剖」）中，產生了馬克思底一種決心：要用革命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爲行將到來的勞工社會鬥爭底强有力的理論武器而把它鍛鍊出來。鑄造這一武器的任務，被他視爲自己的第一等重要的責任。在極度貧困的條件之下，馬克思犧牲了自己的健康和家庭幸福而集中全力去實現自己的這一基本任務。他帶着疾病，利用工作過程中的每一間隙以從事其他工作，藉此以維持生活。恩格斯對他的經常的慷慨的幫助，使他有進行研究工作的可能。失去了這樣的幫助，「資本論」的創作是不可想像的。從一八五〇年秋起，馬克思天天在不列顛博物院底圖書館裏工作。他閱讀了大量的關於貨幣，信用和財政的書籍（富拉登 F. J. Fulleton、都克、多倫斯 Torrance、加尼爾 J. Garnier、西尼歐 Senior 諸氏底著作，關於勞柏特·皮爾 Robert Peel 底銀行法的論戰，關於從遠古時代開始的貨幣史的許多書籍）。一八五一年馬克思又研究了休謨 D. Hume 和洛克 J. Locke 底經濟著作，反復地閱讀了亞當史密斯底「國富論」和李嘉圖底「政治經濟學原理」（這時他已經懂英文），又閱讀過這位著者底其他作品（如「論貴金屬之高價格」等等），研究了湯文底著作，社會主義李嘉圖學派（約翰·格雷 J. C. Gray、雷文

斯頓 (Reverston 等人) 底著作。他閱讀了關於地租理論的一切著作 (安德生 Anderson, 韋斯特 West, 馬爾薩斯 Malthus, 開雷 Owen 等人)。馬克思底經濟學研究, 引導他去研究其他許多的科目, 他的勞作範圍包括殖民地史、地質學、技術發展史、人口論、藝術等等。

同時他很注意地關心到報紙上所刊載關於現代經濟發展的問題; 他特別愛讀倫敦出版的「經濟學者」(The Economist) 雜誌。在他看來, 倫敦是一個研究布爾喬亞社會的最有效的觀察地點 (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很緊張地處理各種材料, 他找到了關於政治經濟學作通俗演講的機會: 一八五〇——一八五一年他在工人聽衆面前曾經作了多次的講演。在這兩年間馬克思寫滿了十八厚本練習簿的筆記和綱要。貧困逼迫着他常常間斷他的中心工作, 而把許多時間用到爲維持生活的工作上去。他替「紐約論壇」(New York Tribune) 寫了大量通訊, 在這些通訊中, 最有價值的就是「論英國和大陸之諸重要經濟事件」的諸論文。

一八五七年行將爆發的危機, 又刺激着馬克思重新坐下來繼續他的勞作 (著「資本論」)。他在不列顛博物院中每天作十小時的研究, 他想在嚴重的事變到來以前完成他的偉著。然而因爲他始終忠實於自己的革命的科學事業, 所以在開始動筆寫作「資本論」底本文以前, 他寫了大量的問題及其說明。這些草稿的內容包括着馬克思經濟理論底基本要點; 包括着不僅「資本論」第一卷亦且包括着其他二卷中的各種問題: 貨幣、貨幣底發生與職能, 當作資本看的貨幣, 剩餘價值底生產, 生產勞

動與不生產勞動，資本積累，原始資本積累，資本流轉，剩餘價值之轉變為利潤，信貸與利息，利潤率的下降等等；這裏特別解說了價值和平均利潤率的問題（即所謂「資本論」第一卷與第三卷中間的「矛盾」）。這些草稿的內容，完全證實了恩格斯底指示：「資本論」底著者在一八五九年底以前，完成了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見「僱用勞動與資本」導言）。一八五七——五八年的草稿中的材料，已整理出了一定的次序。這時候他已經完成了他的全部著作底總綱領。他把所研究的對象作如下的劃分：一、多少適用於一切社會形式的諸種普遍的抽象定義；二、形成布爾喬亞社會內部結構的諸範疇，亦即此社會諸主要階級所賴以存在的諸範疇：資本，僱用勞動，土地所有權。它們相互間的關係，城市與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中間的交換，流通，信用（私人的）；三、取國家形式的布爾喬亞社會之概述，不生產階級，賦稅，公債，國家信貸，人民，殖民地，移民；四、生產底國際條件，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與輸入，期票貼現；五、世界市場與危機（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在其他草稿上，「資本論」著者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正他的著作計劃。在一八五八——五九年的許多條件中說到把他的全部著作分為六卷：資本，土地所有權，僱用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等卷（見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致恩格斯書，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致拉薩爾書，一八五九年二月一日致韋德美萊書）。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言中，就採取這種次序。在上述致拉薩爾（Lasalle）書中又講到以後的計劃：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底批判與歷史，應當整個地成為另一著作底對象。

經濟範疇與經濟關係底簡要發展史，應成爲第三部著作底對象。

一方面，材料過分的豐富，另一方面，物質條件與印刷條件的困難，迫使馬克思決定分冊出版。

一八五九年三月間經拉薩爾的介紹，他和柏林的一家佛蘭茨·董克出版社（FRENCH'S OFFICE）訂了合同。第一冊中包括以下諸課題底研究：商品、貨幣與資本（資本底生產過程，資本底流通過程，兩者底統一或資本與利潤，利息）。他正預備出版這一冊的時候（一八五八年五月），疾病又使他的工作中輟了。到十月底他才開始寫第一冊底稿子，到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才完成它。這一冊底容量大約有十二個印張（一印張等於二十四葉——譯者）而且它只包含商品與貨幣兩章。第三章，論資本的一章，移到下一冊去了。一月底他將稿子送給董克，二月底將序言也送給它，到六月上半月書才出版，共印一千部，書名爲「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卷論資本。」

乙、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到「資本論」第一卷底出版

「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以後，馬克思繼續寫第二章「資本論」。這一章就是下一冊底內容。從一八五九年十月到一八六〇年一月，他又恢復了在不列顛博物院中的研究工作，一再閱讀恩格斯所著的「英國工人階級之狀況」一書和史密斯與李嘉圖底主要著作；慎重地研究了一八五五——一八五九年的「工廠調查報告」。爲了暴露拿破崙主義代言人福赫特（FUCHT）和到曼却斯特與大陸的旅行，又使他的工作

間斷了一年半。一八六一年八月間，馬克思才又開始寫他的稿子。他的闡述是從貨幣轉變為資本之分析開始的。馬克思異常緊張地進行工作，把自己的睡眠時間縮短到最少限度，他在相當的短時間內（從一八六一年中到一八六三年中）用很小的筆跡寫滿了二十三厚本練習簿，他的總量大約有兩百印張之多。恩格斯敘述這一原稿底內容如下：「在一——二二〇頁上（練習簿第一冊——第五冊），以後又在——一五九——一四七二頁上（練習簿第十九冊——二十三冊），它所解釋的課題就是「資本論」第一卷中所檢討的問題，從貨幣轉變為資本起直到最後為止。在九七三——一一五八頁上（練習簿第十六——十八冊），闡解了資本和利潤，利潤率，商業資本和貨幣資本等問題，因而也就是「資本論」第三卷中所發揮的那些問題。反之，第二卷中所檢討的各種課題以及應歸入第三卷中去的許多課題，在這裏尚未加以特殊的分解。這些課題，可以附帶地說，這是在這一草稿底主要部分「剩餘價值論」中（在二二一——九七二頁上，即練習簿第六——十五冊）被接觸到。這一部分包含着政治經濟學底中心點底詳盡的批判史，剩餘價值的理論，並且跟他的先人們進行了論戰。（見恩格斯著「資本論」第二卷序言）

在練習簿第五冊中，開始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技術作詳盡的研究，一直繼續到練習簿第十九、二十冊為止。他又研究技術史，並且很澈底地把握了它。他一再審閱自己關於生產技術的研究的練習簿，曾經親自到地質學院韋里斯教授那裏聽過講。

從練習簿第六冊起，開展了經濟思想史的檢討，他的題目是剩餘價值論。這一經濟思想史底概論

採取對第三章論資本之歷史批判的補充底姿態，它開展成爲很廣泛獨立的檢討，這是在很短的時期以內寫成的（一八六二年四月——八月）。由於著作容量底增加與時期底延長，馬克思就決定不把全部新著當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底續編，而把它當作一部新的完整的著作出版。在練習簿第十八冊中（一八六二年底完成），已經寫成了一個關於第一卷結構的詳細計劃，即討論資本生產過程的計劃：「第一編：資本底生產過程劃分如下：一、導言，商品，貨幣；二、貨幣轉變爲資本；三、絕對剩餘價值；甲、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乙、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丙、絕對剩餘價值；丁、爭取正常的勞動日的鬥爭；戊、同時的勞動日（同時參加生產的工人們底數量），剩餘價值量與剩餘價值率（數量與高度）；四、相對剩餘價值；甲、單純的協作，乙、分工，丙、機器；五、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之聯合；僱用勞動與剩餘價值之比例；勞動對於資本之形式的和實際的從屬；生產勞動和不生產勞動；六、剩餘價值之反轉變爲資本；原始積累；韋克費爾德底殖民地論；七、生產過剩底結果；八、剩餘價值論；九、生產勞動論。（見「馬恩文存」第二卷）。在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庫格曼（Kugelmann）書中，馬克思指出他的書將稱爲「資本論」而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爲副名。在一八六三年一月間，他預備將稿子送去出版時，可是因爲關於機器的問題尙有待於更詳細的研究，又使出版遭遇了新的阻礙。實際上，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寫作原稿的過程中，馬克思已經感覺要把全部工作加一番改造。在這時，他已經有了將「資本論」分爲四卷的計劃。根據這一計劃，就得把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所寫

的稿子材料，在程序上加一番改變。一八六三年六月間，馬克思開始依照新計劃改作他的著作。在「資本論」著者底生命史中，來到了特別緊張的科學的創作時期和同時熱烈的革命行動時期。「在一八六三年一六七年間，馬克思不僅寫成了「資本論」後兩卷底粗稿，並且準備將第一卷底稿子付印，而且又執行了建立和擴大國際勞動者同盟的偉大工作」（見恩格斯著「資本論」第三卷序言）。他是一八六四年所組織的第二國際底領導者。「馬克思是這個團體底靈魂，是它的第一次通告和許多決議案、聲明書、宣言底起草人」（見「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這種艱巨的工作特別嚴重地影響到他的康健，其結果是他失去了親自結束「資本論」後幾卷底寫作工作的機會。

在兩年半中間（一八六三年中——一八六五年底）馬克思寫成了全三卷底粗稿。這時他又寫成了大量的草稿，將以前所收集的材料，予以創造性的改作。同時廣泛地利用以前的準備工作（特別是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所寫的底稿），馬克思在這一次的粗稿中增加了許多新的材料和分析。他適當地處理各種歷史的材料和研究各部門有密切關係的科學。例如，當他寫作地租編的時候，他在一八六五年十二月間研究過農業化學，閱讀過禮比赫（Lieber）和沈拜英（Scheidt）底著作。他異常謹慎地寫作他的書，對於自己所援引的每一個事實，都要加以多次的檢驗。威廉·李卜克內西（W. Liebknecht）曾經說到「資本論」作者如何謹慎地編製他的歷史圖表，為的僅僅是要根據它來做一個次要的解說。拉發格親眼見過馬克思常常急忙地趕到不列顛博物院去，爲了考察某一件事實，因爲它在他自己的書中是

無從考察和確定的。爲了要寫近乎二十面的關於英國工廠法底歷史，馬克思很仔細地讀過了整批的「藍皮書」——國會審查委員會底各種報告書。由於物質的貧困所引起的疾病和其他的阻礙，使他工作時常中輟，因而「資本論」著者常常要趕夜工。在五月初，他預料在九月一日以前可以結束寫作。六月底他通知恩格斯說頭三卷底完成只剩三章了。到一八六五年底，全三卷「資本論」底粗稿都完成了。一八六六年一月一日馬克思開始騰清和最後校正第一卷。在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三日致恩格斯書中，他訴說工作狀況如下：「現在稿子已經完成，但是它有這樣大的容量和這樣的一種狀態，除我外誰也不能出版它。我已經開始重抄並且修正形式，事情進行得很快，因爲在我當然希望在備嘗了這麼多的分娩苦痛之後，快點得到一個嬰孩。」（見「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馬克思每晝夜工作十二小時，然而爲了「國際」底最緊急的事情，或是爲了疾病和困難，工作還是常常中輟。

關於勞動日的一篇，在騰寫的時候特別與以擴大。騰清的工作，是由他一生的忠實的伴侶——他的夫人替他做的。著者本人底筆記是那樣的潦草，是任何排字工人所看不清楚的。只是到了一八六六年九月中，第一批稿子才送到漢堡的美斯涅爾出版所（Meissner Verlag）裏去，到一八六七年四月間馬克思親自把其餘的稿子也送去了。一八六七四月三十日他在寫給一個同情者，探礦工程師季格弗里德·美亦爾（Siegfried Meier）的信中，解釋遲延回信的原因道：「當我還能工作的時候，我應當要利用每一分鐘來完成我的著作，因爲爲了它，我已經犧牲了我的健康，人生底幸福和我的家庭。我相信這一

解釋已經充分。我譏笑那些所謂「實際主義」的人們和他們的超特的聰明。假使願意作一個畜生，當然可以把自己的背，轉向着人類底苦痛而只顧到自身的皮膚。但是我認爲假使到了死的時候，尙未完成自己的著作，那怕只完成草稿也好，那實在是非實際主義的。」（見「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

馬克思異常急迫地期待着「資本論」第一卷底出版，因爲它消耗了他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他怨恨印刷所排字的速度太慢，他親自仔細地做校對工作。可是這並未妨礙他以同樣的緊張性和精密性去繼續工作。馬克思底一位老朋友庫格曼勸他把價值論補充一下，使它用教材的方式表達出來。馬克思聽從了這一勸告，寫了論價值形態的一部分，作爲附錄，插入第一卷中。馬克思把從印刷所中所收到的樣張，陸續送給恩格斯去看。恩格斯閱讀了這些樣張之後，附上自己的意見送還馬克思。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馬克思致書恩格斯云：「你的贊許對於我比至世界所給的還重要。」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夜二時，馬克思改完了最後的一頁之後，致書恩格斯道：「這樣，這一卷是完成了。使我能够完成這個工作的就只有你！沒有你爲我犧牲，這三卷巨著底工作我是一步也不能進行的（擁抱你，十分地感謝你）！」

丙、「資本論」第一卷底出版

馬克思用以紀念他的「忘不了的朋友」可敬的革命戰士威廉·華爾夫（一八〇九—一八六四）

的「資本論」第一卷，於一八六七年九月初出版，初版共印一千本。出版以後，在幾種報紙和雜誌上發見了該書序言底節錄。恩格斯和庫格曼在德國的出版品上做了好些書評。第一篇恩格斯底書評出現於柏林的一種民主主義傾向的雜誌「將來」[*Neue Zeit*]（見一八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在以後的兩三月間，他又發表了一些補充的介紹文。在一八六八年三月間，在威廉·李卜克內西所發行的萊布錫「人民國家」[*Volksstaat*]中，發表了兩篇格恩斯底論文，他的特殊目的是要向德國的工人去介紹「資本論」的內容。在同一雜誌中，不久以後又刊載了狄茨根底書評。在拉薩爾派的「社會民主黨」報上刊載了許多薛維采爾底論文，詳細地闡解了馬克思底著作。恩格斯為英國的一種急進派雜誌「兩週評論」[*Fortnightly Review*]所寫的書評，被該雜誌的編輯以「太枯燥」為藉口而拒絕刊載。在勞工階級中，馬克思底思想有着很快的傳佈，所以他有充分的根據在第一卷第二版底跋言中寫道：「『資本論』在德國廣大勞動羣衆中很快地得到了理解，是我的勞作底最好的報酬。」（見馬克思「資本論」卷一，一九三五年第八版）資產者羣完全以另一種態度來反響「資本論」。從行會式的布爾喬亞科學界中，第一個出來批評「資本論」的是杜林（*Dühring*）。可是他的書評，正如馬克思在一封致恩格斯的書中所云，是完全沒有瞭解「資本論」。另一篇反響的書評出現於「中央論壇」[*Zentralblatt*]：那篇書評後來引起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中關於價值論的顯赫的解釋。

丁、「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後的補充工作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後，馬克斯底工作分爲兩個方向：一方面，他繼續做關於第一卷底翻譯和重版的工作，另一方面，則繼續寫作以後的幾卷。

一八六八年九月間，在第一國際底不魯塞爾大會上，德國代表提出了關於「資本論」對於國際勞工運動的意義的決議案，並且主張把它翻譯成別種文字。馬克思曾經對於「資本論」英譯本的實際效果期待甚殷，但是很久沒有實現他的願望，而英文版到他逝世以後才出版。可是「資本論」出版以後才一年，尼古拉·丹尼爾松就通知馬克思說，他已在準備俄文譯本了。馬克思對於這一譯本感覺很大的興趣，在許多信件中盡量地幫助譯者，替他解釋困難，特別爲這個譯本做了一些補充：他準備改作論商品的一章，想把論價值形態的補充插入該章中去，然而他沒有能够做到這一步。沙皇政府底書報檢查委員會通過了「資本論」俄文版底發行，然其所持理由却甚可笑：「雖然著者無疑地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全書也表露着完全確定的社會主義的性質，然而認爲此書之解釋不能爲一切人所瞭解，同時它又採取科學的數學的論述方式，本委員會認爲禁止此書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可是隨着俄國勞工運動底發生與發展，沙皇政府開始大規模地禁止這本書底發行。

俄文版出世於一八七二年四月初，初版共印三千本，經過一個半月後，丹尼爾松（Danielson）

通知馬克思說三分之一已經賣出了。一八七一年秋，德文初版也賣完了。從十二月起，馬克思着手準備第二版。一八七二年初，馬克思經過龍格（二〇四）底介紹，找到了一位法文版底譯者約瑟夫·盧亞，並與拉夏特爾出版局訂了合同。德文第二版於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分上下兩冊出版，及至一八七三年中，才整卷出版。法文版在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年間也是分冊出版的。這樣看來，法文版和德文本底第二版工作，差不多是同時並進的。在第一版中，「資本論」第一卷曾劃分為六章。在第二版中，章都改變為編了，而且第四章（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之繼續研究）被劃分為兩編（第五編「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與第六編「工資」）；而每一編又被劃分為好幾章。

第二版中所作的重要修改，有如下各點：一、用高度的科學的嚴密性，闡述了第一章第一節；二、完全改作了同章底第三節，同時把第二版中附在書末的論價值形態的補充插到這一章中去；三、第一章最後一節（「商品底拜物主義及其祕密」）大加修改；四、慎密地校正了第三章第一節（「價值底尺度」）；五、第七章（「剩餘價值率」）亦大加修改，特別是第二節。法文版底情形最為複雜，在這個譯本上，他自己費了很大的精力。他陸續地得到各部分譯文，陸續地加以異常仔細的校閱；他常常訴怨說，他親自來翻譯還要輕易得多。在法文版中所作的修改，要比德文第二版底修改多得多。爲了使他的書更易爲讀者所瞭解，特別是爲使不慣於複雜的抽象原理的法國讀者易於瞭解計，馬克思決定將某些部分簡明化，補充別的部分，插入補充的，歷史的和統計的材料，增加批評的註釋等等。這

一補充和修改的結果，法文版就離原本而具有獨立的科學價值了（參閱「資本論」法文版跋）。對於最後的一編——第七編，論資本積累過程的一編中，作了特別多的補充。

「資本論」底著者直到逝世時為止，始終未曾放棄對於第一卷的繼續工作。「馬克思最初原想將第一卷原文大部分加以改造，更明確地表達某些理論的原則，並加上一些新的原理，補充到現在為止的各種新的，歷史的和統計的數字材料」——這是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版序言中所寫的話。然而疾病和以下各卷勞作底必要，又阻止了馬克思實現這一巨大計劃；他僅僅在法文版中指出了某些地方應當轉移到下一德文版上去。一八七七年底，美斯涅爾出版社建議準備第三版，但是著者過了一年之後才開始這個工作，而且疾病又常常間斷他的工作。到一八八二年底和一八八三年初，他竭全力於第三版底準備，然而死神打斷了他的工作。

戊、對其他各卷的工作

第一卷出版以後，馬克思繼續他的勞作。後兩卷他原想併作一卷出版，這一卷是獻給他的畢生忠誠的伴侶——他的夫人的。在他的生命底最後十五年中，他常常參考他自己的「一八六三——一八六五年所寫的粗稿，編製各個部分底型類，擴大他所研究的讀物範圍，閱讀大批關於後兩卷所檢討之諸問題的書。一八六八年初，馬克思讀了好些關於農村經濟的書，例如，摩爾登（Mortop）底「農業百科全書」，

希能 (Lunen) 底「孤立國家」，弗拉斯 (Frasa) 底「農村經濟之性質」等。其次，他又以極大的興趣，閱讀了毛勒爾 (Muller) 底著作「馬克、鄉村與城市之內部組織史導言」。一八六八年下半年，他研究了愛爾蘭底土地關係與佃租法；同年底，又開始研究俄國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在一八六九年底開始學習俄文，在七十年代中，他對俄國的經濟加以極大的注意，特別注意它的改良式的發展。「在幾年的時期中，他切切實實地研究了俄國一八六一年土地「改良」以後所出版的關於土地所有制的各種統計材料，這些材料是他的俄國朋友們如他所希望地充分供給他的。從那些材料中他作了許多節錄，是企圖在改作這一編時來利用的。在俄國那種複雜的土地所有制和農業生產者底剝削形式之下，在地租編中，俄國應當盡着如英國在第一卷中研討工業僱用勞動時所盡的同樣的作用」（見恩格斯著「資本論」第三卷序言）。

除了官方的統計材料和來源以外，馬克思還留心着一切關於俄國經濟的和歷史的新資料與記載，並閱讀各種名著，如弗萊洛夫斯基 (Frolovsky) 底「俄國勞工階級之狀況」，巴特拉耶夫斯基 (Batlayevsky) 底「一七〇〇—一六一俄國之金融市場」，科斯脫馬洛夫 (Kostomarov) 底「歷史論文集」，比利亞夫 (Belyayev) 底「露西的農民」，哈克斯特郝培 (Harksthausen) 底「俄國的土地制度」，梭科洛夫斯基 (Sokolovsky) 底「北俄土地公社史綱」，瓦西爾其可夫 (Vasilchikov) 底「俄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土地所有制與農業」等等。馬克思又繼續研究愛爾蘭底土地問題，閱讀了好些關於印度和

澳大利亞底經濟與土地制度的書籍，並予美國土地關係以很大的注意。

在這一時期，「資本論」著者研究了大量的經濟文獻，主要地都是具體性的文獻，特別是關於商業、信貸和銀行底歷史，關於金融市場底現狀，關於投機事業與交易所等等情況的文獻。除此以外，他還熱烈地有興趣於各種各樣的科學部門：從原始社會史起到數學和天文學為止。在七十年代間，馬克思曾幾次想結束他的勞作，可是總被疾病所阻斷。「在馬克思是很明白的，假使他的健康不發生完滿的改變，他永遠不能完成第二三兩卷底工作到能够使他自己滿意的程度」（見恩格斯著「資本論」第二卷序言）。除了對「資本論」繼續工作以外，馬克思又用許多精力於「資本論」底通俗化，關心着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的批評，對於資本主義發展底新傾向表現極大的興趣。他審閱修改了摩斯特和尼凡蓋斯所寫的兩本小冊子（均名為「資本與勞動」）。一八七五年他研究那抱着批判馬克思理論的野心的杜林底著作；馬克思為恩格斯底「反杜林論」寫了一章「論批判史」。一八七九年他很注意地閱讀了阿道爾夫·瓦格涅（Adolf Wagner）底「資本論」批判——「國民經濟底一般理論」。七十年代底，馬克思以極大的興趣，聽取拉發格（Lafargue）關於壟斷集團底活動的消息，一八八二年他仔細地和詳盡地節錄了兩篇雜誌的論文（描述美國最早成立的兩大壟斷企業：溫德比爾特底鐵路運輸事業與洛克弗爾底標準石油公司）。只有死神打斷了馬克思對於他的畢生事業——「資本論」——底工作。

二 恩格斯在「資本論」上的勞作

馬克思逝世以後，落到恩格斯肩上去的關於「資本論」的工作，帶着雙重的任務：一方面他要發行第一卷底以後各版，另一方面，對於馬克思所遺留下的以下兩卷稿子底整理與出版，他要擔負起最大的責任。在一八八三年底，恩格斯就發行了第二卷第三版。他把馬克思所加添的法文版中的許多段落，都加入這一版中去，並且根據馬克思自己所留的樣本中的式樣，加以類似的修改。再經過三年，到一八八六年，恩格斯發行了第二卷底英文版。英文版底翻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一位多年老友塞繆·埃爾·摩爾(Samuel Moore)和馬克思底家屬愛維林博士(Dr. Aveline)所擔任的，馬克思底小女愛里歐娜·馬克思—愛維林(Eleonora M. Aveline)替這一英文版校閱了許多馬克思從英文書裏譯成德文的引文。一八九一年恩格斯刊印了第一卷第四版，他自己提出了對於這一版的任務是盡可能澈底地校正這一卷底本文和註釋。爲着這一目的，恩格斯重新審閱了原著人底底稿，根據法文版底內容作了好些新的補充，除此以外他又加入了「某一些補充的說明性的註釋，正是在我感覺得變遷了的歷史條件要求着這種註釋的地方」(見恩格斯著「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版序言)。對於這一版裏的各種引文，作了全盤審查的工作，而且把前一版中某些小的不甚確當的地方都改正了。

另外一個任務，即出版其餘二卷的任務，就繁重得多了。這裏恩格斯應得補做很大的工作，這印工作，除他以外是沒有別人能夠實現的。「恩格斯之出版『資本論』第二三兩卷，無異替他自己天才的朋友建築了一塊偉大的紀念碑，在這塊紀念碑上他擦去了他自己的名字。實際上這兩卷『資本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底作品」（見『伊里奇全集』卷一頁四一四）。

「『資本論』第二卷底準備出版，並要使它一方面上下連貫和盡可能地成爲完整的作品，另一方面又要使它成爲純粹原著人底作品而非出版人底作品，這可不是容易的工作」（見恩格斯著『資本論』第二卷序言）。「『資本論』第二卷中恩格斯底序言，就用這幾句話開始的。在他自己手上有著很多的草稿，大部分都是些節錄和片段；其中有許多是各種不同的樣式，需要加以澈底的改造的。首先應當整理這些草稿，因爲這些草稿底字跡是極端的模糊，這樣的模糊有時甚至於著者本人也辨不清楚。其次，對每一部分還得選擇一個基本的底稿作爲基礎，而從其他不用的底稿中選取材料來補充。這樣零零落落的一些粗稿經過了恩格斯底艱巨的勞作就變成兩整卷『資本論』了。同時恩格斯底校訂工作僅限於極狹窄的範圍內，凡足以破壞馬克思底原文底真實性的任何修改，恩格斯都力予避免。「我盡可能地限於將原稿不加修改地重現出來。祇是在馬克思本人也會修改的地方，加以文體上的修改；而在有絕對必要加以解釋的地方，以及在字義上不會引起任何懷疑的地方，加以一些說明的補充」（見恩格斯著『資本論』第二卷序言）。

恩格斯於二八八五年刊印第二卷，同時他估計在不久之後就可以出版第三卷。但是第三卷底準備，比以前的困難更大了。首先恩格斯還得將全部原文從新謄寫一遍，作為校訂的底本。由於這些困難，加上恩格斯領導國際勞工運動的實際政治工作過分忙碌和他常發的疾病，因而把最後一卷底出版延遲了許多年，到一八九四年底，即在恩格斯逝世前半年才出世。這裏校正的地方比第二卷中更多。這些校正的地方，大部分全是關於一些進化契機底估量，即對於馬克思起粗稿時到它出版時這一期間資本主義所經過的階段的估量。恩格斯在「資本論」上的勞作並不以第三卷底出版而結束，在二、三兩卷中所寫的序言裏面，他反擊了布爾喬亞底「資本論」批判；在第二卷序言中他予侮蔑馬克思抄襲洛德培都斯（Rodericus）的人們以反擊；在第三卷序言中他予捏造「資本論」第一卷與第三卷之似是而非的矛盾的人們以反擊。第三卷出版以後布爾喬亞批判底浪潮刺激着恩格斯來從新執筆。在預備作為第三卷序言的一篇光輝的作品——論價值律與利潤率——中，既對庸俗的批評（以華爾夫，羅利亞等人為代表）又對桑巴特（Sombart）底馬克思經濟學說底唯心論的曲解之較隱藏的嘗試，一律給予迎頭痛擊。序言第二部分應當分析到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新的變動。可是恩格斯僅僅來得及寫好這一部分底片斷的計劃，標題為「交易所」。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恩格斯逝世，這個工作就停止了。

三 「資本論」底主要內容及其意義

「自從地球上存在着資本家與工人以來，從未出現過一部書，它對於工人的意義，有像放在我們面前這部書那樣大的。」（見恩格斯著「論馬克思底資本論」）。恩格斯對於「資本論」第一卷底書評，就用這幾句話開始的。馬克思底主要勞作，對於完成人類社會及其發展道路底觀念上的澈底變革，及置普羅列塔利亞社會主義於不可動搖的科學基礎之上的各種偉大發見，給與最深刻的和全面的理論上的發揮和證實。

馬克思有充分的權利稱他自己的著作爲「藝術的總體」。偉大的天才思想之偉大的力量，在「資本論」底篇幅上表現得像革命戰士底不可撲滅的心火那樣的顯赫。理論研究之強有力的邏輯，科學思想之無可比擬的深刻性，與解釋底生動性和強大力量結合起來，這樣的解釋在世界的文獻中只有在很少的作品中是有的。科學分析底鋒芒揭開了社會機構底最深刻的祕密，同時字裏行間透露着大革命家底熱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示我們「視全部資本主義社會機構爲一種活的機構——從它的生活方面，從內在的生產諸關係的階級矛盾底事實的表現，從維護資本家階級統治的布爾喬亞的政治上層建築，從布爾喬亞的自由平等觀念，從布爾喬亞的家屬關係等等各方面——來考察這一社會機構」。

（見「伊里奇全集」第一卷）。

馬克思底天才在「資本論」中描繪了資本主義社會底生動的圖畫，這幅圖畫引起了人們對於剝削制度的厭恨和爲剷除它而奮鬥的決心。文字底生動和文體底簡潔，對於剝削者羣及其奴僕們的譏諷與挖苦，對於被壓迫大眾的深刻的同情，——所有這些特點在讀者羣底記憶上留下了極深刻的、不能遺忘的印象。在「資本論」底篇幅中充滿着特別動人的色彩。著者異常精巧地利用文藝作品底形式，創造了好些藝術的手法，在它的簡明性和深刻性上說，「資本論」在世界文庫中佔有異常崇高的地位。

馬克思底方法——革命的唯物辯證法——最完滿地發揮和運用於「資本論」，因此「資本論」不僅是一部經濟巨著而且是一部偉大的哲學作品。在「資本論」中把邏輯、辯證法和唯物的認識論（其實是同一事物，無須三個名詞）統一地應用於一門科學，吸取了黑格爾底全部寶貴的思想，而把這種寶貴思想向前推進（參閱伊里奇著「哲學筆記」）。在著作「資本論」的一個階段上，馬克思曾經以簡單的方式解釋「在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方式上所表現的黑格爾在方法中所發現的理性，可是黑格爾對這理性賦與了神祕的形式」（見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馬克思致恩格斯書）。在黑格爾底思想體系中辯證法被倒置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它置正了。「我的辯證法根本上不僅與黑格爾的有區別，而且是他的直接反對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這樣寫着。在「資本論」中所應用的唯物辯證法，「只引起了資產集團及其思想家的仇恨和恐怖，因爲它對任何事情都不屈服

的，而就它自身的實質講，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上）

「資本論」是發揚和應用唯物辯證法（這一論自然、社會與思維之運動法則的學說）之不可超越的範本。馬克思將唯物辯證法應用於社會的研究，同時就揭露了決定人類歷史之運動與發展的基本法則。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揭開了當作自然歷史過程看的社會經濟形態發展進程。「在馬克思看來，布爾喬亞社會底辯證法，只是辯證法底個別場合」（見伊里奇底「哲學筆記」）。在自己的資本主義底研究中，馬克思深入到事物底本質中去，揭露了事物發展底最隱秘的內部動力。從渾渾沌沌的總堆積（這是從現象表面映到觀察者眼簾裏去的資本主義底狀態）中，馬克思首先揀出了最單純的關係，這種最單純的關係，這種在為生產底無政府性（由於社會分工與生產手段私有制）所統治的社會底「經濟細胞」，就是商品。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最簡單的、最尋常的、最基本的、最普遍的、遇到無數次的布爾喬亞（商品的）社會底關係：商品交換關係。在這一最單純的現象中（在這一布爾喬亞社會底「細胞」中），揭露了現代社會底一切矛盾及其萌芽，往後的闡解，指示吾人以這些矛盾和這種社會底發展。從最單純的抽象觀念上昇到複雜的、具體的總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追蹤了布爾喬亞社會底發展途徑：從商品經濟底最初萌芽起到為資本主義最高形態的大機器生產為止。如此研究的結果，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個複雜的總體，就不成爲一個渾沌體，而是諸種關係之非非存條的體系，它的內部實質及其連系

已被揭露無餘。「資本論」中所研究的諸範疇底排列，具有驚人的邏輯的嚴密性，但是「資本論」裏的諸範疇只是社會生產諸關係在其具體歷史發展中理論的表達。「資本論」中諸經濟範疇之邏輯的發展過程，不外乎歷史發展歷程底反映，只是採取肅清了偶然現象與次要的歪曲現象後的狀態。關於歷史的和邏輯的研究方法底關係問題，「資本論」給了一個典型的（就其明顯性與正確性上說）解決，這種正確的解決，只有根據辯證法唯物論底立場，才有可能。研究思想底進程，是從特定現象底歷史發展底出發點開始的。單純的關係之發生，較之複雜的關係早得多。在往後的歷史進程中，複雜的關係都是從簡單的關係發展過來的。用事實來檢驗，用實踐來證明，——這在「資本論」底每一步分析中都是採取的。由此可知「資本論」中的發展底邏輯，只是社會發展底實際的歷史進程之重現與總結。正因如此，所以「資本論」裏所揭發的諸法則，就是資本主義之歷史的發生、發展與崩潰底諸法則，而「資本論」這一偉大的歷史的研究，火炬般底照明着資本主義從頭到尾的歷史途程。

人們自己創造歷史，但他們是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創造歷史，這種環境歸根結底是被生產力底發展過程所決定的。馬克思在自己的經濟著作中，從「哲學底貧困」到「資本論」，詳細地研究了物質生產力發展底基本路線。「資本論」供獻了關於工藝批判史的極豐富的材料，對這種歷史的研究底必要，是馬克思所主張的。在「資本論」中，生產諸關係被視為與生產諸力處於矛盾的統一中的東西。從資本主義制度的運動中去分析這一制度底結果，指示出這種生產關係底體系如何從生產力發展底條

件變爲它們繼續增長底障礙與鎖鏈。

馬克思把社會發展底最緊要的問題，置於歷史的地基上：不單是指說明過去的一點而言，亦且是指無所畏懼的預見將來和實現這一預見勇敢的實際行動而言。全部「資本論」中，貫澈着真實的歷史主義，包含着理論與實踐之不可分裂的連繫。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九月致盧格書中寫着：「我們不向世界說：『停止鬥爭罷，你的全部鬥爭都是無意義的』，我們給它以真實的鬥爭口號。」這兩句話是馬克思在年青時候寫的，而在「資本論」中得到了最完滿的體現。

「馬克思底第二個重要發現就是他澈底地說明了資本家與勞動底關係」（見恩格斯著「馬克思論」）。這個發見就是剩餘價值學說底內容，這一學說是馬克思底經濟理論底基石。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思想中感覺束手無策的那些矛盾，馬克思認爲應用唯物辯證法這一武器到資本主義社會底分析上去而得到解決。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所看到的事物間的關係（商品與商品底交換關係），馬克思發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所視爲永久和不變的自然關係中，馬克思揭露了建立在階級剝削上的社會形態之一底歷史地過渡的生產關係。在他們認爲已解決的地方，他却只看見問題。資本主義底基本的生產諸關係底特點，被馬克思用對照和比較的方法——一方面，拿它們與以前的社會生產底諸歷史形態作比較，另一方面，與馬克思所預見的在資本主義廢墟上發生出來的「自由生產者底組合」作比較。馬克思把商品資本主義的生產，看作歷史過渡的社會生產形式，而把商品看作人類勞

動生產物底歷史過渡的形式，他第一次揭發了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底兩重性。勞動之劃分爲具體與抽象，成爲「資本論」中諸範疇全部發展底基礎，而這些範疇都是資本主義生產諸關係之理論的表述。馬克思底經濟分析底另一重要契機，在於起初離開具體的形式而獨立地考察剩餘價值，這些具體的形式，正是剩餘價值本身底體現。「資本論」告訴我們布爾喬亞社會與以前諸階級社會形態之區別，只在於這裏，剩餘勞動是從直接生產者大眾身上榨取來的。因爲這樣，所以布爾喬亞社會之爲少數人對極大多數人的巨大的剝削機構，是與以前階級社會一樣的。關於自由與平等，法權與正義，利益底和諧等等的幻想和虛偽的辭令，都已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資本主義是一種僱用奴隸制，它用驚人的經濟強迫的手段，代替了過去那種建立在公開的生產者個人從屬關係上的那種社會形式。

馬克思第一次指明了資本是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在「資本論」中十分充分而明確地揭露了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底基礎。資本自增底秘密已被全部發見：「資本是一種死的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靠吸取活的勞動而生活」（見馬克思「資本論」卷一第八版一六三頁）。它指示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階級底自由時間是靠大眾底全部生命之轉變爲勞動時間而產生的」（同上頁四一二）。資本被暴露爲貪食剩餘勞動的狼子；它盜劫式地毀盡一切財富底泉源：社會底勞動力與土地。「資本論」又分析了資本主義歷史前提底創造過程。這就是所謂原始積累過程，亦即生產者與生產手段相分離的歷史過程。直接生產者底被剝奪是經過殘酷的劫掠而完成的；它的動

機是最無恥的、最卑鄙的、最令人厭惡的貪慾。假如說暴力是孕育着新制度的舊社會底產婆，在「自由」勞動者幹部底創造中盡了特別重大的任務，那末新產生的資本是從它自己的一切時代中從頭到腳地吸盡了一切的血和土。「資本論」詳細地考察了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的三個基本的歷史階段（一、單純的協作，二、分工與工場，三、機器與大工業），並且描述了爲着勞動日的一幕一幕的鬥爭劇。「資本論」出版以後，全世界文明各國勞工運動史給了整千整萬的新的事實來證明這種鬥爭。剝削者國家，這一鎮壓被剝削大眾底任何反抗的工具，其巨大的作用已在「資本論」中描寫得淋漓盡緻。

整個的社會資本再生產底分析（「資本論」第三卷）是十分重要而且新穎的。這種分析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底商品實現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並且指明這種過程底複雜性，就是它的非正常的進程底原因。揭露了剩餘價值爲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不勞動的收入底泉源後，馬克思詳細地考察了各個剝削集團間分配剩餘價值的複雜機構。平均利潤率底法則實現了「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馬克思語）剩餘價值底直接吸取者（產業資本家）之相互分贖。商業資本家獲得他自己的一份——商業利潤；土地所有者獲得地租。國家以賦稅的形式，也佔有了工人階級總合勞動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底一部分。「資本論」中所給的前資本主義的地租形式底分析，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底分析，照明了前資本主義諸社會形態底歷史及資本主義底起源。

資本主義之勝利的進行，它的普遍於全球，不可避免地引起內在於它的諸矛盾底增長與尖銳，而

這些矛盾底基礎，就是日益深刻的生產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的私人佔有方式間的矛盾。從資本主義諸矛盾底發展中去精密地分析這些矛盾，這是「資本論」第一次做到的。資本底積集與集中，大生產壓倒小生產的勝利，資本榨取農民的加強（對農民的榨取與對工人的榨取只有形式上的區別）——所有這一切，把社會劃分為兩個極端對立的營壘了。資本積集底總法則，判定了勞工集團絕對貧乏化的命運，加強了兩個極端——富有的的一端與貧乏、痛苦、辛勞、被奴役的一端——間的鴻溝。利潤率下降底法則，是靠犧牲和背反生產者本身利益而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社會機構底致命傷。最後，資本主義一切矛盾集中底焦點就是經濟危機，世界市場底災禍；這種危機和災禍，很顯明地證明着「資本主義生產底全部機構在它自己所創造的生產力底打擊之下被毀壞了」（見恩格斯「反杜林論」）。「資本論」從理論上證明了資本主義之下經濟危機之鐵一般的必然性；因此，「要消滅經濟危機，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約塞夫語）。在「資本論」中明確而顯赫地描述了資本主義底歷史使命。伊里奇說：「資本主義是進步的，因為它消滅了舊的生產方式和發展了生產力，但同時，在發展底某一階段上，它阻礙了生產力底增長。」（見全集第十五卷）馬克思又指示布爾喬亞社會底矛盾，並不意味着資本主義生存底不可能，而是意味着它的轉變為更高形式的必然性，經過勝利的勞工革命而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必然性。資本主義替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物質的前提，同時它又產生了以勞工階級為代表的自己的掘墓人。馬克思底全部「資本論」都供獻於下一真理底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底基本力量是，而且只能是資

階級與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是這種資本主義社會底建設者，是它的推動者；無產階級（勞工階級）是它的掘墓人，是能夠改變它的唯一的力量（參閱「伊里奇全集」第二十四卷頁一五九）。在不朽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底最後一節（「資本積累底歷史傾向」）中，馬克思以不可磨滅的、明確的筆調描寫了資本崩潰和更高的新組織在它的廢址上產生之必然性。「資本壟斷變成了這一生產方式底錐錐，而這一生產方式却是隨伴着並且倚靠着它而達到繁榮。生產手段底集中與勞動底社會化達到了它的水準時，它們就跟它們底資本主義的外壳不能共存了。後者就告破裂。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的喪鐘響了。剝奪者被剝奪了」（見「資本論」第一卷八版頁六一三）。「資本論」是在資本主義前壟斷時期寫的，它給了資本主義一般法則以完盡的研究。代自由競爭時期而起的，是資本主義底新的更高階段，帝國主義，它是一般資本主義底基本特質底發展與直接的繼續。

在新的歷史時代——帝國主義與勞工革命底時代——底條件之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被伊里奇和約塞夫提到新的更高的階段上來了。在好些光輝的著作中，伊里奇全面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現象，從爲社會主義而奮鬥的勞工階級底任務的觀點，去揭露了新的帝國主義階段底傾向。伊里奇所給的帝國主義底分析是馬克思「資本論」底直接的繼續。約塞夫說：「伊里奇底功績和……他的新發見是在於他依據「資本論」底基本論綱給帝國主義這一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以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揭露了它的毒素和它的必然崩潰的條件。在這種分析底基礎上，產生了伊里奇底有名的論綱：在

帝國主義底條件下，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得到勝利。」（見「列寧主義問題」十版頁一七〇）往後帝國主義時代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特別是資本主義總危機與兩個體系鬥爭時代底分析，是約塞夫底著作所給予的。蘇聯偉大的十月革命在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新的更高的社會經濟形態底始基，而關於這一新形態在「資本論」中已經有着勇敢的猜測和天才的預言。在伊里奇和約塞夫底天才的著作中，關於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經濟底運動法則，根據蘇聯建設之豐富的實際經驗，給了理論的分析。

四 布爾喬亞的批判與修正主義的曲解

著者自己說過：「德國資產階級底學者與非學者的領袖們，最初對於『資本論』，如同他們對於我過去的著作一樣，是想取沉默態度的」（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言）。然而歷史的環境是根本改變了。第一國際底活動，巴黎公社底產生，發展中的工人運動底浪潮，——所有這一切引起了社會矛盾底尖銳化。於是德國的俗流經濟學界喧嘈地起來反對『資本論』了。

各種謊言、謾罵與歪曲之不可比擬的宣傳，就此開始；這種宣傳在馬克思逝世以後，當各國布爾喬亞「科學」界底庸儒們已經不感覺到他的無情的筆鋒底威脅時，進行得特別強烈。他們責備馬克思，彷彿馬克思底剩餘價值論是從洛德培杜斯那裏抄襲來的；這種侮辱最初只是少數人在那裏散佈，可是到他逝世以後，却被德國的天主教的和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宣佈為「無可爭辯」的事實了（參閱恩格斯著『資本論』第二卷序言或『哲學底貧困』德文版中恩格斯序言）。意大利的教授阿基羅·羅利亞（Akiro Loria）作過一次可笑的企圖；他宣佈彷彿唯物史觀是他所首創的。

對『資本論』內容的批判，長時期地主要地環繞着所謂第一卷與第三卷底「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底布爾喬亞反對派所杜撰的矛盾。尚在第三卷出版以前，那些「批判家」對於下列問題表示極大

的注意：在資本主義之下，商品按照價格出售，而由於資本有機構成之不同而與它們的勞動價值相距甚遠——馬克思如何解決這一困難呢？其實這個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論生產價格時，已經給了完盡的解答，當然，這樣的解答是不能「滿足」他們的。「批判」的聲浪是既高又廣：從羅利亞底「馬克思底神祕觀念」的叫囂起，到桑巴特底「謙虛的解釋」——宣佈馬克思底勞動價值「不是歷史的而是邏輯的事實」——為止。以玩弄馬克思主義及無恥地「援引」「資本論」出名的桑巴特，不久以後就把馬克思底理論曲解到這樣的程度：以至他配得上他先生瑟莫勒（H. SEMOLE）底下面的讚譽：「桑巴特從馬克思那裏所接受下來的東西，正好像一個殘缺的石像，好像缺了手脚的而且又挖去了心肝的軀體。」

布爾喬亞的「資本論」批評者底「理由」，大體上已在賈巴衛（BOHE BAWELK）底「馬克思底理論及其批判」（一八九六年出版）一書中發揮完盡。然而，對馬克思的駁論變成了布爾喬亞科學中的一塊「砥石」，布爾喬亞「批判家」們，常常把自己的力量在這塊「砥石」上磨鍊，可是結果還是一無所得。「馬克思主義底發展及其在勞工羣衆中的廣佈與鞏固，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這些攻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底加強與擴大」（伊里奇語）。

布爾喬亞科學對「資本論」的進攻，開始是從經濟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的；其後又在帝國主義的「理論」庇護下繼續進行，到現在就成爲法西主義的「理論家」底攻擊對象了。

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在某一歷史階段上往往採取「修改」與「解釋」的態度出現。歷史的辯證法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底理論上的勝利，迫使它的敵人們穿上馬克思主義外套」（見「伊里奇全集」第十六卷頁三三二）。這就是盛行於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葉的修正主義，可是修正主義的「資本論」批判只是再一次地證明了「資本論」底生氣和它的不可毀滅性。康拉德，雪米特（Konrad Schmidt），愛德華·培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及其夥伴們繼續着桑巴特底批判路線，主張拋棄辯證法而把馬克思底價值論跟賈巴衛底價值論結合起來，或者乾脆用賈巴衛底價值論去替代它；而賈氏底理論就是有名的限界效用說。修正主義者根據甚麼新的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材料，宣佈馬克思底社會矛盾不可調和性及其尖銳化的理論，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工階級絕對貧乏化的理論，關於大生產壓倒小生產的勝利以及關於經濟危機的不可避免性等等的理論——關於馬克思底這一些理論，都被修正主義者宣佈爲「陳腐」了。俄國的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底代表們，以同一立場進行反對「資本論」的鬥爭，這一派人，伊里奇說得對，是企圖利用馬克思主義來庇護資產階級底利益。從這一營壘中，往後出了一些俄國反動資產階級底「思想領袖」們（斯特魯威 Struve，杜幹·巴郎諾夫斯基 Leon Baranovskiy，布爾加科夫 Bukharin）和孟塞維主義底領袖們（尼什唐諾夫 Zenzinov，馬斯洛夫 Maslov 等人。）勞動價值論與平均利潤律底「矛盾」，馬克思社會學的與經濟學的分析底「基本衝突」，實現論底修改等等——合法馬克思主義底攻擊，就是從這些論點出發的，往後一直發展到對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本

身的否定（例如斯特魯威在其「經濟與價格」一書中所持的觀點）以及完全和公然走上賈巴衛底立場（例如杜幹·巴郎諾夫斯基在其「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中所發揮的見解）上去。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理論家起初是極端不澈底地反對修正主義的與布爾喬亞的「資本論」批判，可是不久他們也跟那些「批判家」一鼻孔出氣了。如像考茨基在九十年代末曾經反對過培恩斯坦，可是在如關於辯證法和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內勞工階級絕對貧乏化等的重要問題上，他事實上却和培恩斯坦一致了。往後經過了叛變革命底長期旅程，考茨基在戰後幾年中就公開地確認：在前世紀末的論戰中，正確的是他的「親愛的愛德華」（培恩斯坦）。在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底「正統派」底旗幟之下，盧多爾夫·希爾弗亭（R. Hilferding）出來反對賈巴衛這位皇室閣員。然而他實際上是用資本主義衰落時期的布爾喬亞科學底觀點去批判賈巴衛，實際上是拿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去代替了唯物辯證法，並且對他的論敵實行了事實上的投降。

俄國民粹派對「資本論」的批判，其目的在證實俄國社會發展底「獨特性」和資本主義底「不可能性」；這種觀點實在就是小布爾喬亞浪漫學派（西斯蒙蒂）底資本批判的復活。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站在帝國主義時代環境中的西斯蒙蒂主義底立場，去修正馬克思主義，在她的「資本積累」一書中，虛構了「資本論」第二卷與第三卷之間的「矛盾」。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底投降唯心論（新康德主義與馬赫主義），替所謂社會學派（比特利，尤其是盧

賓，他們的先生亞蒙，雪脫爾茨曼等人）底代表們，廣大地打開了「資本論」底公開的唯心的批判與曲解底大門。孟塞維主義化的唯心論（即盧賓主義）底基本方法，就在於把「資本論」底縮略曲解成爲無肉體的純觀念的空壳，抹煞了促成資本主義到必然崩潰之路的階級矛盾。第二國際理論家底最普遍的曲解之一，就是非歷史地解釋政治經濟學底對象，把它完全限制在商品資本主義生產底狹框內。由此就得出了一種政治經濟學的取消派觀點：說對於社會主義時代，政治經濟學是不需要的，說「政治經濟學底最後一章是勞工階級底社會主義革命」（盧森堡語）。

在蘇聯底條件之下，這種曲解變成了盧賓等等危害份子吸引經濟學界底力量離開過渡時期與社會主義經濟之研究的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機械論的修正（波格唐諾夫，布哈林等等）闡割了它的基礎底基礎……唯物辯證法。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卑鄙的侮蔑，充滿在托洛茨基，布哈林這一類資本主義底復辟派底反革命作品中，而那些入已經早就從一個政治派別轉變爲蘇維埃人民之凶惡的敵人，日德法西斯帶偵探與間諜了。

對於以上各式各樣的布爾喬亞的「資本論」批判和修正主義的曲解，在伊里奇和約塞夫底著作中一一給了光輝的反駁，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提到新的更高階段。

五 怎樣研習「資本論」？

甲

從「資本論」出世到現在，已經有一世紀底四分之三的時間了。這時期內的變遷是很多的。資本主義不但走進了新的階段——帝國主義的階段，而且還經歷着總危機；這一總危機是勢如破竹地向着它底（資本主義底——編者）全世界歷史的崩潰和毀滅的時機行近。在六分之一的地球上，大體上已經建立起了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社會主義。這一切鉅大的歷史變遷，完全證實了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所發揮的學說底正確性。

這一學說底實質何在呢？

馬克思從商品的分析開始他的研究；他稱商品爲「布爾喬亞社會底經濟細胞底形式」。在商品中，表現着諸商品生產者間的關係；這是生產諸關係，因爲生產商品時，一個生產者是在替別的生产者勞作，全部商品生產是建立在社會分工之上的。商品諸關係，不依靠人們底意志和意識；他們是客觀的，並且決定於生產本身的。譬如說，在資本主義諸國內，農民把自己的生產物拿到城市裏去賣，然後

把城市的工業品購買回來，這時農民並想不到，他這一來已經參加了他和別的商品生產者間的生產諸關係。恩格斯在估量馬克思底商品學說時說，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事物，而是人與人的關係，歸根結蒂是階級間的關係，可是，這些關係是經常跟事物相連繫，並表現為事物。」

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也存在着過商品關係；在分析商品和價值形態時，馬克思闡明了商品關係發展底諸重要階段。馬克思研究到在何種條件之下發生商品，同時他又分析到在商品生產和交換底過程中如何發生貨幣。

貨幣跟商品一樣，不是單純的事物，它表現着商品生產者底生產諸關係。貨幣執行着各種的職能（Functions），馬氏詳細地考察了這些職能。當貨幣逐漸地集中到少數人手上去的時候，它就變成又是生產物，又是剝削工具了。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編是分析商品和貨幣的。其餘各編則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在單純商品生產之下，生產手段屬於生產者本人；在資本主義生產制之下，生產手段不屬於生產者，而屬於資本家階級。

單純商品生產底發展本身，藉那盲目作用着的價值律，無政府性和競爭，促成小生產底崩解和小生產者底分化：一部份人高昇而致富了，另一部分破產而貧困了。富有者剝削着貧困者。貨幣充當了剝削的工具。在商人底手裏，它們變成了商業資本，在高利貸者手裏，變成了高利貸資本。

單純商品生產底崩解過程所引起的結果是：商品生產者大多數變成了無產者羣，而少數人則變成了資本家。前者失去了一切生產手段，後者則壟斷生產手段，並將它們變為資本。這一過程伴隨着統治階級方面許許多多次的強暴行為，關於這種行為，「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有着典型的描寫，該章底標題為「所謂原始積蓄（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資本主義生產跟單純商品生產有別，它是建立在僱傭勞動上的。商品已不祇是勞動生產物，而且是勞動力本身了。馬克思研究了這一特殊的商品，並揭示了剩餘價值底源泉。

正如伊里奇所說，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學說底基石。依據這一學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剩餘價值底生產。馬克思首先研究剩餘價值如何生產出來，接着他研究增加剩餘價值的一切方法，最後又研究剩餘價值如何轉變為資本和資本積累過程如何發生。

馬克思發見了資本主義積累底總法則，其作用歸結於一極端上財富底積累和另一極端上的貧困、壓迫和奴役。

在「資本論」序言中，馬克思寫道：「我這部著作底最終目的，是在發見現代社會之經濟的運動法則」。讀者細心地考察一下馬克思底思想進程——從商品底分析到資本主義積累總法則底發見，——就會知道，馬克思是很照耀地完成了自己所提出的任務。馬克思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剩餘價值生產之本質，他同時又證明和闡明：在布爾喬亞社會自身中，如何由於內在於這社會的經濟的運

動法則，而準備着推翻資本政權，樹立勞工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觀和客觀諸條件。

馬克思把自己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論，用下面一段說話表達出來：「手挽手地伴隨着這一集中，或伴隨着多數資本家被少數資本家所剝奪，在日益廣大的規模上發展着勞動過程底合作形式，發展着科學之自覺的、技術的應用，土地之有計劃的利用，勞動手段之轉變為只容許集體使用的勞動手段，一切生產手段因當做聯合的社會勞動底生產手段使用而經濟化，一切國民之交編成為全世界的市場網，及隨之而起的資本主義制度底國際性」(「資本論」卷一，第二十四章，第七節)。

準備上列諸客觀條件的同一過程，也造成了一個主觀的因素——資產階級底掘墓人，無產階級。馬克思接着又說：「僭奪和獨佔這一轉變過程底一切利益的資本大王底數目，不斷地減少，同時貧困、壓迫、奴役、剝削等等的數量，則不斷增大，但同時被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機構所訓練，所集合，所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底憤怒，也隨之而增長。」(同上)。

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底發展法則後，馬克思做了一個卓越的結論：「生產手段底集中和勞動底社會化，一達到與資本主義的外殼不能共存之點，這一外殼就爆裂了，資本主義私產制度喪鐘響了。剝奪者被剝奪了。」(同上)

馬克思發見了布爾喬亞社會之經濟的運動法則，他證實了普羅列塔利亞專政底不可避免性；這構成了一資本論」和全部馬克思主義底活的精靈。剝奪剝奪者是不能用和平手段的。這在「資本論」中

已有科學的說明，而在社會主義十月革命底典型的經驗上已得到了證實。只有工人階級中的資產階級代理人，才宣傳過和宣傳着資本主義之和平生長成爲社會主義。

隱蔽「資本論」中關於普羅列塔利亞專政之不可避免性的舉動，已經開始了很久。第二國際的主要理論家考茨基，也做了不少的這類隱蔽工作。機會主義者告訴工人們說，馬克思關於剝奪剝奪者的論綱，只是工人階級應當和平地通過改良以達到社會主義勝利的一種強烈的、比喻的表述方式。機會主義者認爲無產階級在國會中佔了多數，它就能用立法手段來達到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目的。伊里奇以其全部波爾塞維克的不妥協性，曾跟這類墮落馬克思主義的勾當做了鬥爭；約塞夫也進行了和進行着同樣的鬥爭。他們恢復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革命學說，并把它發展下去，使之適應於新的條件，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諸條件。

伊里奇將馬克思底學說，提高到一個新階段。伊里奇給了「資本論」出現以後才開始的帝國主義時代以極深刻的分析。對於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所提出的問題：「實際上被伊里奇和共產黨添加到馬克思主義上去的有那些新原則？」——約塞夫回答道：「我想，伊里奇並未將任何「新原則」添加到馬克思主義上去；同樣的，伊里奇也不會除去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底「舊」原則。伊里奇曾經是，現在依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最忠實的和最徹底的信徒，他完完全全依據着馬克思主義底原則的。但是伊里奇不僅祇是馬、恩學說底繼承人。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

是說，他把馬、恩底學說發展下去，使之適應於新的發展條件，適應於資本主義新階段，適應於帝國主義。』（約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十版，頁一六九）

伊里奇和約塞夫使馬、恩底學說豐富起來，因為在他們看來，馬、恩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因為他們拿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去對抗了機會主義變種之一的教條馬克思主義。在研究「資本論」的時候，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一點。我們不要把這一偉大著作底研究，簡化成一定數量的、永久真理底熟記。我們用伊里奇等的精神，即用創造精神，去研究這一巨著。用創造精神去研習「資本論」，就是要獨立地思考它的革命內容，把握它的方法，並且要學會把馬克思底學說應用到變動着的具體現實上去。

乙

除了「資本論」這一正書名外，馬克思還加上了一個副書名：「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也是「資本論」讀者們所不應忽視的。「資本論」是一部偉大的科學創作，但同時它又是反對布爾喬亞科學的一部不可超越的論戰的和批判的作品。

研究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的矛盾、它的運動法則時，馬克思不妥協地跟各種敵對理論、敵對觀念、敵對見解，做了鬥爭；因為這種理論、觀念、見解，阻礙了這一生產方式之正確的理解，因

但也阻礙了跟資本主義鬥爭的革命力量底團結。馬克思特別不妥協地跟那些在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中間散佈有害幻想的人們，進行了鬥爭。他那部聞名的著作「哲學底貧困」，給了普魯東底幻想——「勞藉」免息信貸」底組織，可以使勞動者避免資本主義的剝削，——以迎頭痛擊。在「資本論」中，也有不少地方批評到普魯東的。

馬克思的批判是不妥協的、無情的，同時又是有科學根據的、澈底的。馬克思底敵人們，常常非難他的階級立場，他的黨派性立場；殊不知這一來他們正給與他以極大的光榮。不錯的，馬克思是黨派性的經濟學家，但是他跟資產階級黨派性的經濟學者不同，他不曲解事實，相反的，正由於他的黨派性，他更敏銳地察知事實和科學地解釋事實。

在階級社會內，科學是黨派性的。實在說來，要不然就不可能；在一個建立在社會鬥爭之基地上的社會內，「公正無私」的社會科學是不可能的。但是黨派性是各有不同的；有被歷史判決了死刑的階級代表底黨派性，也有被歷史所召喚來摧毀舊社會和建設新社會的那個先進階級底黨派性。

反動階級底黨派性摧毀着科學，把科學推到庸俗化的道路和擁護妨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諸舊關係的道路上去。上昇的革命階級底黨派性，則把科學推向前進。

資產階級底黨派性，是和客觀的認識矛盾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們，爲了擁護剝削者底貪慾利益而歪曲客觀真理。所以在布爾喬亞「科學」中，馬克思寫道，「無私的研究，讓位於僱傭作家們底角逐

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被懷偏見的、追從的辯護所代替（見「資本論」第一卷）。

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學者，在這點上表現得特別顯著。爲了擁護財政資本之血腥的法西斯獨裁，他們甚至於連那些在所謂民主國家中尙多少具有科學性質的庸俗經濟學說，也表示不能接受。法西斯蒂連科學底影子都害怕的。他們直接求教於中世紀的神祕主義，並且公然宣揚曠味主義（反動的愚民主義）。一切從前某時某人說過的惡俗的、超反動的和狂妄的話語，法西斯蒂都小心地搜集起來把它當作新大陸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採用的無產階級的黨派性，要求着在對任何事件的估計中直接而公開地站在一定的階級觀點上，即無產階級底觀點上。馬克思譏笑資產階級學者們底虛偽的企圖，表示自己是在一切階級之上，是超階級的。他自己公開地承認，他是完完全全站在被剝削者方面而反對剝削者的。但是正由於這樣，馬克思主義才是主張現實底客觀研究的，因爲無產階級底根本利益，要求全面地和忠實地研究事實，深入地考察事實底本質，因爲只有這樣的研究，才有可能無所顧忌地、澈頭澈尾地暴露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發見不可避免地引向資本主義崩潰和社會主義勝利的一切條件。

丙

馬克思底「資本論」不是一部輕易的書。在開始研習它以前，必先研習一些馬、伊主義底古典著

作。爲了要正確地處理「資本論」，爲了要依據革命精神去理解這部書，這種預先的研習是必要的。在研習「資本論」以前，首先須要閱讀的，該是馬、恩二氏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對於「資本論」的研習，這本書底意義是很大的。

其次，馬氏底一本小冊子「僱傭勞動與資本」，也有一讀的必要。那本小冊子，是由馬克思在初次僑居布魯賽爾時，向德國工人講的幾篇演說湊集而成的。讀這本書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但同時它對馬克思全部經濟學說底中心問題，剩餘價值問題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幫助，一般地講，在這本小書中，已經有着馬氏在政治經濟學中的諸種重要的發見。

恩格斯底「反杜林論」第二篇第一、五、六、七、八、九諸章，可以算是「資本論」底卓越的導言。在那幾章書中，研討了政治經濟學底對象和方法、價值、單純勞動和複雜勞動、剩餘價值和資本。那幾章書有着獨立的科學意義，而且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鉅大資財。已經讀過了「資本論」的人，在那幾章書裏還可以發見許多新東西。

在伊里奇底著作中，必須先事閱讀的，是他的「卡爾·馬克思傳」和「馬克思主義底三個泉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從事研習「資本論」的人，都應當知道馬克思主義整個地是什麼，馬克思底經濟學說在它裏面佔怎樣的地位。對於這些問題，在那兩種伊里奇底著作中給了淋漓盡致的解答。當我們理解了「資本論」時，伊里奇底這些著作底偉大的科學意義，就更明顯了。

「聯共（布）簡史」中闡明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一章，即第四章，亦有澈底加以研究的必要。不先期把握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之基礎，就不可能對「資本論」作有效果的研究。只有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把自己武裝起來，我們才能了解「資本論」，在它裏面，布爾喬亞社會底發展是被當作自然歷史的過程去觀察的，即用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的。

在「資本論」中，辯證法唯物論得到了實際的運用；「資本論」中的全部研究，不外乎將辯證法唯物論底諸論綱（或原則）應用於社會經濟生活底研究。因此，假如說，爲着「資本論」的研習，必須事前理解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那末反過來說也對的：理解了「資本論」，我們同時就會更深刻更完善地把握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以上我們所談到的那些馬、伊主義的古典著作，都是應當在「資本論」以前閱讀的。但是也有些書應當與「資本論」同時參讀的，因爲那些書跟「資本論」底個別部分有着連帶關係，是補充它們的。那些書中，也有一部分是繼續發展馬克思學說的。

例如「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編「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發展底三個階級：單純的協作，手工工場和大機器工業。最有決定意義的，表現爲產業革命的，便是由手工工場到機器生產的轉變。這一轉變，在恩格斯一部古典著作「英國工人階級底境况」中，有着很好的描述和分析。這本書應當或是跟「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機器和大工業」同時讀，或是讀完了那一章再讀。

應該跟「資本論」同時讀的，還有恩格斯對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書評。它能幫助我們理解「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編「商品與貨幣」的。

研習「資本論」的時候，也必須利用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剛出版後就寫的摘要。那篇摘要，是簡潔而緊縮地傳達了相應的幾章底基本思想。摘要底特別有價值，是因為在它裏面不僅表達了研究底結果，而且還指示了馬克思底研究進程。

丁

我們已經說過，「資本論」第一卷是從商品的研究開始的。在讀者面前，展開了由布爾喬亞社會「細胞」底發生到「資本主義積累底總法則」的全部路程，每一章都是這一路程底一定部分的研究。因此，我們必須注意考察各章底章題，簡潔而緊縮地表達它們的內容，並且觀察它們一個一個地如何連接着。

在閱讀每一章時，我們也必須弄清楚，它是從什麼開始的，它裏面所研討的是什麼，它如何承接上一章，又如何啓示下一章。不錯，馬克思把每一章（除開不多的例外）分爲若干節和若干段，每節每段並各冠以特殊的標題。這大大地幫助了每章內容的了解和馬克思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和闡述方法的理解。

讀完了一章，就該默想它一遍，在思想上再述它一遍，應該思考一下：讀過的一章所研討的是什麼，如何進行這種研討，以那些事實作爲研討底基礎，得出了那些結論。這當中毫無不可克服的困難：這樣研習「資本論」的工作，是人人做得到的。困難只可能發生在最初，當這樣的研習尙未養成習慣的時候。但這是有益的事情。在「資本論」法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寫道：「可恐懼的是法國的大衆，常常沒有耐心地企求達到最後的結論，並且渴望知道一般原則跟他們直接關心的諸問題所處的關係，假如在他們開始研習後，不能立即往後深入而頓時失去了對這書的研習興趣。」接着馬克思又警告道：「在科學上是沒有寬廣平坦的大道的，只有不畏疲勞地循着它的崎嶇曲徑而攀登上去的人，才能達到它的光輝的頂峯。」

我們應當牢牢記住馬克思底警語：不要太少耐心，不要藉口疲勞，只有「不畏疲勞」的人，才能夠攀登科學社會主義創建人底天才著作底光輝的頂峯；只有這種人，才會耐心地、堅毅地一章一章地閱讀和思考。

在前一章還未加以澈底的思考以前，不要閱讀到下一章中去，這彷彿是一條規程。然而假如在前一章中還有某些不明瞭的地方，這却也不應成爲閱讀下一章的障礙。因爲第一，往往在下一章中可以找到前章中所不甚明瞭的問題底答案；第二，在「資本論」的閱讀過程中，觀察底範圍愈擴大，則以前感覺困難的和不明白的地方，就愈容易明瞭。

一部分研習「資本論」的青年，常喜歡盡量地做筆記。做筆記固然好，但是也不要過分迷於筆記。首先應當仔細地閱讀某一章或一章中的某一部分，並且對於已讀過的部分好好地加以思考；然後才可以開始寫筆記。筆記中可以包括精彩的引句（直接摘自原文）和自己的附註。在第二次閱讀的時候，還應當重新審閱一下，以便加以補充和修改，溫故知新以加深自己的理解。

把已經讀過的做起提要來，這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要草率從事。在第一次閱讀後，許多地方還沒有明白的時候，不要立刻就寫提要。一篇寫得很好的提要，是有很大的意義的。它能幫助讀者很快地記憶讀過的書，特別是記憶基本的要點。做提要的過程本身，也很有價值的。它能訓練讀者自由闡解讀過的書。所以研習「資本論」時，做提要是必要的——縱然不做全書底提要，也該一章一章地分別開來做提要。

馬克思底「資本論」(註)

恩格斯

50

一

從世界上存在着資本家與工人以來，還沒有出現過像這樣一部對於工人有如是重大意義的著作。在這裏，資本與勞動底關係，我們整個現社會制度所依據以旋轉的軸心，是第一次科學地加以研究，而且以只有德國人可能做到的那種透澈性和尖銳性加以研究。過文(Orga)、聖西門(Simon)、傅利葉(Fourier)底著作，不論在過去有，和現在依然有如何的價值，可是只有德國人能夠達到這樣的高度，從這高度上得以清楚地洞察現代社會諸關係底全貌，猶如一個站在最高峯上的觀

(註)這裏所包含的兩篇文章是恩格斯在一八六八年三月初所寫的，其目的在使德國工人們明瞭不久以前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底內容。這裏以通俗的形式闡解了剩餘價值論，指明了勞工階級鬥爭底意義並說明如何由於資本積累一般法則底作用而使勞工革命致勞工專政成爲不可避免之事。這兩篇文章發表於萊布齊(Leipzig)的「民主周報」(Demokratische Wochenblatt)第十二與十三期上(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一與二十八日出版)。該報主編即威廉·李卜克內西。

察者得以見到較低的山景一樣。

從來的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勞動是一切財富底源泉和一切價值底尺度，因此在生產中化費了同樣勞動時間的兩種事物，就有着同樣價值，而且因為平均地講，只有相等的價值才能互相交換，所以這兩種事物一定可以彼此交換。但同時政治經濟學又告訴我們：還存在着一種它所稱為資本的特種的積疊勞動；這種資本由於它裏面所包含的助長手段，千百倍地提高了活的勞動底生產率，因而它要求被稱為利潤或利得的特殊報酬。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實底情形是這樣的：積疊起的死的勞動底利潤日益增大，資本家底資本日益增多，而活的勞動底工資日益減少，僅僅靠工資生活的工人羣衆，變得愈來愈多而愈貧困。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假如工人取回了他所加於生產物上的全部勞動價值，那末資本家如何能保住他的利潤呢？既然只有同等的價值互相交換，那末在這裏也應該如此。從另一方面說，假如，像許多經濟學者所肯定的，勞動生產物爲工人和資本家所分配的話，那末同等的價值如何能交換呢？工人如何能獲得他的勞動生產物底全部價值呢？今日以前的政治經濟學對於這個矛盾束手無策，只寫下了或混亂地說出了一些毫無意味的詞句。甚至於過去一切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者，也不能有所作爲，而只是推進了這個矛盾，誰也不會解決這個矛盾，直到最後馬克思考察了這種利潤發生底過程及其產生地，因而才使一切問題都明白了。

在研究資本的時候，馬克思從資本家藉交換以增加其資本價值這一簡單而明顯的事實出發：他們

用自己的貨幣購買商品，然後以較其所費更多的貨幣出賣商品。譬如說，資本家以一千太勒（Taler）（註）購買棉花，後來以一千一百太勒把它賣出；這樣他就賺了一百太勒。這個超過原有資本的餘數一百太勒，馬克思稱它為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是從何而來的呢？依照經濟學者們底假定，只有同等價值可以互相交換，在抽象理論範圍內這是對的。因此，棉花底買進與賣出不能產生剩餘價值，正如以一個銀太勒與三十個銀格羅雪（Silber Groschen，是德國的一種小銀幣，等於一太勒底三十分之一，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尚流通於普魯士），和以輔幣與一個銀太勒反交換一樣，從這種交換中誰也不會變成更富，也不會變成更窮。但是剩餘價值也不能因賣者在商品價值以上出賣商品或買者在價值以下購買商品而發生，因為每一個人輪流地有時成爲買者，有時成爲賣者，這麼一來，其結果還是互相抵銷。同樣地，剩餘價值也不能因賣者與買者互相欺騙而產生，因為這不會創造出任何新價值或剩餘價值，而只是把現有的資本在資本家中間不同地分配一下罷了。雖然資本家按照商品底價值出賣和購買商品，然而他却吸取了多於他所投下的價值。這是怎樣發生的呢？

在現代的社會關係之下，資本家在商品市場上找着一種商品，它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它的消費就是新價值底源泉，是新價值底創造。這個商品就是勞動力。

勞動力底價值是甚麼呢？一切商品底價值都是由它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來測量的。勞動力以活的

（註）太勒是一種銀幣，約值三馬克，流通於德國及西歐諸國，以迄十九世紀之末。

工人底形態存在着，他爲了自己的生存，同樣也爲了維持他的家屬以便在他死後仍得保證勞動力底不斷存在，他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資料。這樣看來，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就是勞動力底價值。資本家每週償付勞動力底價值，藉此以購買工人底一週勞動底使用權。到這一點爲止，經濟學家的先生們在勞動力價值的問題上該是大體上跟我們一致的。

這樣，資本家就令工人從事工作。在一定的時間以內，工人已經償還了他一星期工資所代表的那個勞動量。我們假定，他的一星期工資相當於三天勞動日，那末星期一開始工作的工人，到星期三晚間已經把全部所得工資底價值都償還給資本家了。但是在這以後他是否停止了工作呢？完全不然。資本家購買了他的一星期的工作，他就該再工作本星期底其餘三天。這種超過償還工資所必需的時間的工人底剩餘勞動，就是剩餘價值底源泉，亦即是利潤，不斷增長的資本膨漲底源泉。

說工人在三天內再製出了他所得到的工資而其餘三天則替資本家工作——這並不是一種任意的假定。爲了償還工資，他所需要的是三天，抑是兩天，抑是四天，在這裏當然是無關重要的，這可以依據情況而變更的。基本之點在於資本家除他所支付的勞動以外，還吸取了他所不支付的勞動，——這絕不是任意的假定，因爲在資本家照例地只從工人方面收回等於他所支付的工資那末多的勞動的一天，他就要在這一天關閉他的工廠，因爲那時他的全部利潤都歸於烏有了。

這裏，上述一切矛盾都得到了解決。剩餘價值（其中的大部分形成資本家底利潤）底發生現在是

完全明瞭和完全自然的了。勞動力或價值是支付了，但這個價值要比資本家能夠從勞動力中所榨取的少得多，而這個差額，即無償勞動，恰正形成了資本家底利得，正確地說，整個資本家階級底利得。即令在上述的例子中，棉花商從棉花賺得的那個利潤，假如棉花價格不提高的話，也是無償勞動所構成的。商人把商品出賣給棉織工廠主，他可以從自己的製成品中，除上述一百太勒外還得到利潤，這樣他就跟商人分配所佔有的無償勞動。一切不勞動的社會成員恰正一般地都是靠這種無償勞動來養活的。國家和市政的捐稅，只要它們是關繫於資本家階級的，以及土地所有者底地租等等，也都是從這個無償勞動中支付的。全部現存的社會機構都建立在他上面。

從另一方面講，假如以為無償勞動只發生於現代的關係之下，即生產一方面由資本家另一方面由工人們進行着的情形之下，那是荒謬的。相反的，一切時代的被壓迫階級都得供獻他的無償勞動。在很長的時期以內，當勞動組織底支配形式是奴隸制的時候，奴隸們被迫做遠超過他們所償還的取生活資料形式的勞動以上的勞動。在農奴制度統治之下，直到農民底賦役被廢止的時候為止，情形也是一樣的；這裏，農民為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工作的時間和為地主所做的剩餘勞動之間的差異，是表現得十分明顯的，因為後者的工作是與前者的相分離的。現在形式是改變了，而實質依然如此；在「社會底一部分人壟斷生產手段的時候，工人不論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都得在維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之上，加上剩餘的勞動時間，來替生產手段底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見「資本論」第一卷）。

在上文中，我們看到每一個被資本家僱用的工人從事於兩種的工作：在一部分工作時間內，他償還了資本家付給他的工資，這部分工作馬克思稱它為必要勞動；但是在這以後他還得繼續工作，而在這段時間以內，他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其中的大部分形成了利潤，這部分勞動就稱為剩餘勞動。

我們假定，工人在一星期中有三天是為償還工資而工作，其餘三天則為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而工作。用另一種說法來表現，這就是說，在每天十二小時的勞動中，六小時是為再生產工資而工作，另外的六小時則為生產剩餘價值而工作。一星期中只能工作六天，即令把星期日也包括在內，也只有七天的勞動日，可是在每一天之內，可以工作六小時，八小時，十小時，十二小時，十五小時甚至於更多的時間。工人為着一天的工資，就把整天的勞動日出賣給資本家。但是甚麼是勞動日呢？八小時或是十八小時呢？

資本家所感興趣的是把勞動日盡量地延長。勞動日愈長，剩餘價值生產得愈多。工人有一種正常的感覺，即超過償還工資所做的每一小時工作，都從他那裏不公平地被剝奪去了；他親身感覺到過分長時間的工作有着甚麼意義。資本家為自己的利潤而鬥爭，工人則為自己的健康，為每天幾小時的休息，為除工作、飲食和睡眠以外有可能在其他方面過一個人的生活而鬥爭。還要附帶地指出，個別的

資本家的是否有良心，是否願意參加這種鬥爭；這都絲毫沒有關係，因為競爭逼迫着縱然最慈善的資本家去同他們的同行一致，而將勞動日延長到與他的同行所規定的一樣。

關於確定勞動日的鬥爭，從自由勞動者第一次歷史的表現起直到今日還是在繼續着。在不同的工業部門中，流行着不同的規定的勞動日的習慣，但是實際上它們是很少遵守的。只有在法律規定着勞動日並監督其遵守的地方，可以說存在着正常的勞動日。但到現在為止，只有美國的工廠區域有這種情形。這裏對於一切女工和十三到十八歲的童工，一律規定十小時的勞動日（在每週前五天內每天工作十小時半，在星期六則工作七小時半），而因為男工不能離開他們而單獨工作，致使他們也得做十小時勞動日的工作。英國的產業工人經過了多年的堅持，經過了最頑強的和最堅決的跟廠主的鬥爭，藉着出版、集會和結社的自由權，同時也藉着技巧地利用統治階級本身底分裂，才爭取了這種法律。這種法律變成了維護英國工人的法律，它逐漸地普及到了差不多一切的重工業部門，而到去年普及到了一切工業部門，至少也普及到一切僱用着女工和童工的工業部門。關於這一法律上調整英國的勞動日的歷史，本書（指「資本論」——編者）內包含着十分豐富的材料。行將召集的「北德聯邦議會」（註）將討論工業規程，同時還要論到工廠勞動法的問題。我們盼望每一個被德國工人們選舉出來的議

（註）這是北德意志聯邦底代議機關，該聯邦成立於一八六六年夏普魯士征服奧地利後，由二十二個日耳曼國家所組成的。

員，在開始討論這個法律以前，預先研究一下馬克思底著作。在那裏有許多事情需要做到的。在統治階級中進行分裂，在那裏對於工人階級比較在英國任何時候都有利，因為普選權逼迫着統治階級不得不向工人們表示一些好意。四五個無產階級底代表，在這種條件之下，只要他們會利用自己的地位，只要他們首先知道問題的所在，知道資產者所不知道的問題，他們就成爲一種力量。而馬克思底著作正爲着這個目的，給予他們全部的現成材料。

我們略去其他許多卓越的、更有理論意味的研究課題而只論到結束的一章，即討論資本積累的一章。在這裏首先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即以一方面有資本家另一方面有僱用工人的情形爲前題的生產方式），不僅經常地新生產資本家底資本，而且又不斷地再生產工人底貧困。這樣就形成如下的局面：在一個極端上，永遠存在着資本家——一切生活資料，一切原料和一切生產工具底所有者；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存在着廣大的工人羣衆，他們爲着一點生活資料而被迫將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這些資本家，而那一點點生活資料最多也只够維持工人底工作能力和再生產有工作能力的無產者底後一代。但是資本不是單純地被再生產着；它是不斷地增加着和長大着，同時它駕凌於失去了財產的工人階級之上的權力，也隨着增長起來。正如資本自身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再生產着，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亦以同樣的日益擴大的規模，日益增長的數量再生產着失去了財產的工人階級。『資本底積累，在擴大的規模上再生產着資本主義的關係：在一個極端上，更多的資本家或更大的資本家，在另一極

端上更多的僱用工人……因此，資本底積纍就是無產階級底增長」（見「資本論」第一卷）。但是因爲由於機器底進步，農業底改進等等，生產同量的物品所需要的工人數目不斷地減少，因而過剩工人底形成就較資本底增長更快。那麼這種日益增長的工人數目怎麼辦呢？他們形成了產業後備軍，在產業景况惡劣或平常的時候，得到勞動價值以下的報酬，他們是不經常地被僱用或受社會慈善機關底救濟；這種後備軍在產業景况特別興旺的時候是資本家階級所必需的，如英國就明顯地存在着這種情形，在一切情況之下，這種後備軍常常起着破壞經常的在業工人底反抗力量和壓低他們的工資水準的作用。『社會的財富愈大……，相對的人口過剩（多餘的人口）或產業後備軍也愈大。可是這種產業後備軍較之現役勞動軍（經常被僱用的工人）的數量愈大，則經常的人口過剩或其貧困與其勞動底痛苦成反比例的那些工人階層，也愈廣大。最後，工人階級底赤貧層和產業後備軍愈大，則公認的社會貧困也愈加重。這就是資本積纍之絕對的普遍的法則』（見「資本論」第一卷）。

這些就是經過嚴格的科學地證實了的一些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底基本法則，而御用的經濟學者當然甚至連辯駁的嘗試都有所警戒。但是這樣是否一切都已說完了呢？完全不然。馬克思這樣尖銳地提出了資本主義生產底壞的方面，同樣，他也明確地說明了這一社會形態是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切社會成員可能得到人所應得的同等發展的高度所必要的。過去一切社會形態都因爲太窮，不能做到這一點。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創造了爲達到這點所必需的財富與生產力，同時它又創造了被壓迫工人底

衆這一個社會階級；後者日益被迫而要求將這些財富與生產力抓取過來爲全社會享用，而不像現在這樣，僅僅爲一個獨佔階級所享用。

附錄

『資本論』第二卷序言（節錄）

恩格斯

但是馬克思關於剩餘價值有什麼新的論述呢？何以馬克思關於剩餘價值的學說，在一切文明的國家裏面猶如一聲晴天霹靂，而同時所有在馬克思以前的先進社會主義者連羅伯圖斯（Roberts）在內——的學說，却無聲息的消失了呢？

我們在化學史上能舉出它的一例實例。

一直到十八世紀末葉，誰都知道的，燃素說還佔着支配的地位。據這個學說，一切燃燒的實質，在於從燃燒體中分離出另一種假想體，一種絕對的可燃物質，名叫燃素。這個學說，已足夠解釋當時所知道的大部分化學的現象，雖然它在許多場合還不免有牽強附會的地方。但是在一七七四年，普列斯特雷（Prestley）製出了一種氣體，這種氣體，「據他所見，是極其純粹而又無燃素，以至普通的空氣與之相較時也顯得不純粹了。」他叫這種氣體為「脫燃素氣體」。在不久以後，在瑞典，謝勒

(Scheele) 也製出同樣的氣體來，並證實這種氣體在大氣中存在。謝勒又發現，當一種物質在這種氣體或普通的空氣中燃燒時，這種氣體便即消失，因此他叫這種氣體爲「火氣體」。從這些事實裏面他得出一個結論，即從燃素與空氣中某種成分的結合裏面（即從燃燒中）生出的此種化合物，不外是通過玻璃逸出的火或熱。」（註）

普列斯特雷與謝勒製出了氧氣，但却不知道他們所發見的是什麼。他們依然「陷於」燃素之「原來的範疇之內」。那種能以顛覆全部的燃素觀念並得以改革化學的元素，在他們手裏依然還是空的。但是普列斯特雷立即以他的發現通知在巴黎的拉佛齊(Lavoisier)，而拉佛齊則藉助於這種新的事實，澈底研究了全部的燃素化學，他首先發現了這新氣體是一種新的化學元素，並且在燃燒時：那不可思議的燃素並不從燃燒體分離開，這新元素反而與燃燒體相化合。於是，才將在燃素形態時被倒置了的化學正立過來了。雖然，如拉佛齊後來所主張，並不是與他們同時獨立地造出氧氣。但和他們比較起來，他仍然是氧氣的真正發現者，——因爲他們僅僅造出了氧氣，而對他們所製造的東西是什麼却不知道。

正是拉佛齊對普列斯特雷與謝勒的關係一樣，在剩餘價值論上，馬克思對於他的先進者也處於同

（註）Roscoe-Scharlemmer 著：『詳解化學教本』一八七七年不倫斯威格（Braunschweig）版，第一

卷，第十三、十八頁。

——恩格斯註

樣的關係。現在我們所稱爲剩餘價值的那生產品底價值部分的存立，在馬克思很久以前已被確認了；同樣地，這價值部分，係由佔有者未支付任何等價物的勞動生產物所構成這一點，也多少明確地被敘述了。但是他們不再向前進行。一方面，即古典派的有產者經濟學者，最多只研究了勞動生產物在勞動者與生產手段的所有者之間分配的比例；另一方面，即社會主義者們見到這種分配的不公平，並想以烏托邦的手段來廢止這種不公平。兩方面都被束縛於既成的經濟範疇之內。

於是，出現了馬克思。並且和他一切的先進者直接地對立。他們所視爲已經解決的，他只以爲是問題。他知道，這裏既無脫燃素氣體，又無火氣體，而是氧氣；他知道，這裏問題並不在於單純地確認一種經濟上的事實，也不在於這種事實與永恆的正義與真正的倫理的衝突，而在於負有改革全部經濟學使命的，並且對於知道使用的人提供理解全部資本家的生產的鎖鑰的事實。以這事實爲出發點，他研究了既有的一切範疇，正如拉佛齊曾研究了既有的燃素化學上的諸範疇一樣。爲要知道什麼是剩餘價值，他不得不知道什麼是價值。李嘉圖的價值論自身，就不得不首先受到批判。因此，馬克思研究了關於勞動的價值形成性，並且第一個確定了什麼樣的勞動爲什麼並且怎樣地才形成價值；價值總不過是這種結晶的勞動，——這一點，羅伯圖斯是至死也未能瞭解的。其次，馬克思分析了商品與貨幣的關係，證明商品與商品交換，由於它們內在的價值的性質，怎樣地而且爲什麼必然產生出商品與貨幣的對立。在這個基礎上創立的他的貨幣學說，是最早的詳盡的，而且在現時已暗地普遍被承認了。

的。馬克思研究了貨幣之轉化為資本，證明這種轉化是由於勞動力的買賣。因為在這裏他是以價值創造屬性的勞動力去代替勞動，他就一舉而解決了李嘉圖學派所因以崩潰的難關之一，即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底「價值依勞動決定」的法則兩者之不相容。因為他確定了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區別，他首先就能夠最詳盡地分析並說明構成剩餘價值之實在的過程，——而這一點，是在他以前的任何學者所未能完成的。以是，他確定了資本內部的一個區別，這一點無論是羅伯圖斯或有產者的經濟學家都絲毫不能知道的，而這種區別，實為解決經濟學上最複雜的諸問題之鎖鑰，這在目前的第二卷上，且更要在第三卷上再得到顯著的證明。他更分析了剩餘價值自身，而得出剩餘價值的兩種形態：即絕對的與相對的剩餘價值。他並且證明了，在資本家的生產之歷史的發展中，這二者所担任之不同的而都是決定的任務。在剩餘價值的基礎上，他發展了我們最初的合理的工資的學說，並且最先敘述到資本家的積蓄史的特徵以及資本家的積蓄之歷史的傾向。

資本家的積蓄之歷史的傾向（註）

馬克思

64

資本底原始積蓄，即資本之歷史的起源，歸著於那裏呢？這在不是奴隸與農奴向僱傭工人直接轉化的範圍內，因而在不是單純形態的變化的範圍內，那只是表示着對於直接生產者的剝奪，即是說，立於自身勞動的私有財產底解體。

作為社會的集體財產的對立物之私有財產，僅僅存在於勞動手段與勞動底外部條件屬於私人的地方。但是，依據這種私人是勞動者或非勞動者，私有財產也具有不同的性質。在初見之下，私有財產所呈現的無數濃淡，不過是反映着這兩極間所存在的各種中間狀態。

勞動者私有其生產手段是小經營的基礎；而小經營對於社會的生產和勞動者自身之自由個性的發展，是一種必要的條件。當然，這種生產方式，也存在於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及其它隸屬關係裏面。但只有在勞動者是他自己所運用的勞動條件——農民自由耕種的土地，手工業者作為專門技術者所使

（註）此文僅為馬克思底主要著作「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的一小部分。在這裏，馬克思以極概括的筆法，簡略地說明了資本家的關係的發生及其發展方向。在這裏他得出他對於資本家的制度研究的成果之一般的結論。

用的工具——之自由所有者地方，這種生產方式才繁盛起來，才得以開展其全部精力，才達到它適當的典型的形態。

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和其它生產手段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排斥生產手段的集積，同時也排斥協同力、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對於自然之社會的支配與統制、社會的生產力之自由發展。這種生產方式只適合於狹隘的、原始的範圍內的生產與社會。要使這種生產方式永存下去，就如培喀爾所適切地說的話，是「勵行普遍的凡庸」。這種生產方式達到一定的高度，就生出使自身解體之物質的手段。從這個瞬間起，在社會底胎內便發生各種力與熱情，感覺到生產方式的束縛。這種生產方式必需被破壞；它是被破壞的，它的破壞，即個人的分散的生產手段轉化為社會地被集積化的生產手段，多數人之很小的財產轉化為少數人之大量的財產，廣大民衆底土地、生活資料以及勞動工具之被剝奪，這種對於民衆之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了資本之歷史底序幕。這種剝奪，包含着一系列暴力的方法，我們僅檢閱在資本底原始積蓄的方法，上有劃時代意義的而已。對於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以無情的野蠻，在最無恥的、最卑鄙的、最下賤而可憎的橫慾的衝動之下完成的。自身勞動所取得的，即所謂立脚於個別的獨立的勞動個體與其勞動條件的融合的私有財產，是被立脚於榨取他人的而形式上是自由勞動之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所驅逐。

當這種轉化過程一經將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完全解體，當勞動者一經被轉變為無產者，其勞動

手段一經被轉變爲資本，當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一經站立起來；則勞動之更進一步的社會化，土地及其它生產手段之更進一步轉化爲被社會地利用的，共同的生產手段，因之私人所有者之更進一步的被剝奪，即採取一種新的形態。現在要被剝奪的，已不是自己經營的勞動者，而是榨取多數勞動者的資本家。

這種剝奪是由資本家的生產自身之內在法則的作用，由資本的集中所完成的。一個資本家常打死許多資本家，與這種集中，或這種少數資本家對多數的剝奪並行，勞動過程的協力形態，不斷成爲大規模的科學之有意識的技術的應用，土壤之有計劃的耕耘，勞動手段之轉化爲僅能被共同地利用之勞動手段，當作結合的、社會的勞動之生活手段而使用的一切生產手段的節約，一切國民之編入世界市場的網中，同時資本家的制度之國際性，都發展起來。隨伴着在這種轉化過程中，強掠並獨佔一切利益的資本家數目不斷減少，窮困、壓迫、奴役、頹敗與榨取的數量不斷增加。但同時，爲資本家的生產過程自身的機構所鍛鍊、統一、組織起來的不斷增加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增加了。資本獨佔，便成爲隨着並在這資本獨佔下面成長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手段的集中與勞動的社會化，達到與它們的資本家的外殼不能兩立的一點。這外殼要破裂。資本家的私有財產的喪鐘響起來。剝奪者要被剝奪。

資本家的生產方式生出來的資本家的佔有方法，即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立腳於自身勞動的個人

私·有·財·產·之·第·一·次·的·否·定·。但是資本家的生產，由於一種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又產生出它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並不再建立私有財產，但在資本家的時代的收穫物的基礎上，即在協力、土地和山勞動自身所生產的生產手段之共有的基礎上，確確再建立個人的所有。

立脚於個人自己的勞動之分散的私有財產向資本家的私有財產的轉化，比較在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為基礎的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向社會的所有之轉化，自然是一種更加延長的、酷苛的、艱苦的過程。在前者的問題，是少數僭奪者向民衆的剝奪，在後者的問題，是民衆向少數僭奪者的剝奪。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註）

馬克思

我以下列的順序來考察有產者的經濟學的系統：資本，土地所有，僱傭勞動；國家，國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有產者的社會所分裂成的三大階級之經濟的生活條件；其它三項之相互關係，一見自明。討論資本的第一卷第一部，由以下各章而成：（一）商品；（二）貨幣或單純流通；（三）資本一般。前兩章即構成本書的內容。這全部的材料在我手邊只是一些專門論文的形式，這是爲了自身的理解而不是爲了刊行的目的，在間隔很久的時間內寫成的。這能否依上述計劃有系統地整理出來，將視外部的情形而定。

我取消了一篇我已經算就了的一般的緒論，因爲過細考慮時，對於須要先證明的結果過早發表，覺得不適當，而且願意追隨我的讀者，須得決心先由特殊開始而後升到一般。不過，關於我自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徑路，不妨在此略加敘述。

（註）這是馬克思在他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上的序文的全文。在這上面，馬克思親自敘述到他底科學的研究之徑路以及他的學說底形成。同時之他以極完美與簡潔的方式說明了他底關於歷史的學說之實質。

我的專門研究是法學，但我只是把它作為哲學與歷史之附屬的科目而研究的。在一八四二—一八四三年，當「萊茵報」主筆；我才第一次遇到不能不參加討論關於所謂物質的利害關係問題的困難。萊茵省議會關於山林盜伐及土地所有細分事件的討論，當時萊茵省省長豐·夏培氏（Heinrich von Scharper）關於摩賽爾農民的情況對「萊茵報」所發之公開的論戰，最後是關於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討論，才給了我研究經濟問題的第一次的刺激。另一方面，在當時那種「更加邁進」的善良的意志每每超過於專門學識之上的時候，在「萊茵報」上有着一種法蘭西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微弱的、帶着哲學色彩的反應。我自己表示反對這種粗拙的東西，但同時在與「一般奧古斯堡人日報」（Allgemeine Augsburger Zeitung）的爭論中，坦白承認我一向的研究不容我對於這法蘭西傾向的思想內容敢加以任何判斷。我渴望抓住「萊茵報」發行人的幻想，以為把報紙的態度放和緩些，即能免除對於該報的死刑宣告，以便從公開的舞台退到書齋。

為解決苦惱着我的疑問而着手的第一部著作，是對於黑格爾法律哲學之批制的評論，其緒論在一八四四年載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上。我的研究得到這樣的結論，即法律關係，如國家形態，由其自身是無從理解，由所謂人類精神之一般的發展也無從理解，這些倒轉是基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些條件的總和，黑格爾依十八世紀英法人的先例，統名之為「市民的社會」，而市民的社會底解剖，須求之於政治經濟學。我研究政治經濟學是在巴黎開始的，因基

佐先生（Engel Genové）的驅逐出境令而移到布魯塞爾繼續下去。我所得到的一般的結論，在一經得到之後便成爲我研究之南針的，可以簡略地公式化如下：人類在其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結成一定的、必然的、離開其意志而獨立的諸關係，即與其物質的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階級相應的生產諸關係。這些生產諸關係底總和，形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即一種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之所據以建立、和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的基礎。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與精神的生活過程一般。不是人的意識決定其存在，而相反地是，其社會的存在決定其意識。在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它就與向來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的生產諸關係或僅其法律的表現之財產諸關係陷入於矛盾。這些關係由生產諸力的發展形態變爲生產諸力的桎梏。於是一社會革命的時代到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緩或急地變革。在考察此種變革時，務須時刻區別清楚：物質的、自然科學的可以忠實確定之經濟的生產條件，與人們在其中意識到這種衝突且欲與它決戰之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觀念的諸形態。正如我們對於一個人不能依據他自己所想去判斷他一樣，對於這樣一種變革的時代，我們也不能由這個時代的意識加以判斷；相反地，這種意識倒必須從物質的生活之矛盾、從社會的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之現存的衝突去說明。一種社會組織在其尚有餘地足使一切生產諸力發展之前，決不會破滅；而新的更高級的生產諸關係，當其物質的存在條件在舊社會自身的母胎中尚未孕育成熟時，也決不會出現。所以，人類所提出來的總是

自己所能解決的問題；因為更嚴密的考察時就會知道，只有解決這種問題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在其生成過程中，這種問題本身才會發生。在大體的輪廓上，可以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與現代有產者的生產方式為表識經濟的社會組織之進展的時代。有產者的生產諸關係，是社會的生產過程之最後的敵對形態，——所謂敵對並不是個人的敵對的意思，而是從個人之社會的生活條件中所成長的敵對的意思；但是在有產者的社會的母胎中所發展的生產諸力，同時創造出解決這種敵對的物質條件。於是，人類社會之前史，便隨着這個社會組織而告終結。

弗列德力克·恩格斯，自從他那關於經濟的範疇批判之天求的論文（在「德法年鑑」上）發表以來，我即與他經常通信交換意見；他經由別的路徑（參照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和我達到同樣的結果；當一八四五年春他也居住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把我們反對德意志哲學底意識形態的見解完成，實際也就是清算我們過去的哲學的信仰。這計劃是以後斯黑格爾派哲學批判的形式實行的。那原稿，八開紙的兩厚冊，當我們接到消息說情勢改變不能付印時，已早經送到威斯特法蘭出版處。但既然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理解——已經達到，我們也就樂意把那原稿讓給耗子去批判了。在當時我們向公眾所發表的關於各方面問題的意見之散亂的著作中，我只要舉出恩格斯和我所共著的「共產黨宣言」與我自己所發表的一篇「自由貿易論」。我們的意見之決定的諸點，在一八四七年我所發表的反對蒲魯東（Proudhon）的論著「哲學之貧困」中，才第一次科學地、雖只是論辯式地敘述

了出來。用德文寫的關於「僱傭勞動」一文，是我以這個題目在布魯塞爾德國職工會所講述的演講稿，因為二月革命和革命的結果我從比利時被驅逐出境，以致未能印就。

一八四八年與一八四九年「新萊茵報」之編輯以及此後發生的各種事件，阻礙了我的經濟學的研究，一八五〇年在倫敦時才能重行開始。在英國博物館中所累積着的關於政治經濟史之龐大的材料；有產者的社會底觀察上倫敦所佔有的有利的地位；最後，隨着加里佛尼亞與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有產者的社會所顯示出的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使我決心重新開始，並對這些新的材料加以批判地研究。這種研究，一部分在外觀上完全引到離得很遠的科目上去了，在這上面我也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然而特別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却不能不為謀生之迫切的需要所限制。八年來我向英美第一流的報紙「紐約導報」(New York Tribune)上的寄稿，因為我只是在特殊的場合才從事於報館通信，所以不可避免地分割了我的研究時間。可是，因為關於英國國內與歐洲大陸所發生的顯著的經濟事件在我的寄稿中佔着極重要的部分，因之我也就不能不去熟習那些在政治經濟學本來的科學範圍之外的實際的詳情。

關於我在政治經濟學範圍內之研究徑路的這個略述，只是在表明我的見解——儘管別人對它會怎樣批評，儘管我的見解與統治階級之有利關係的偏見怎樣不一致——是本諸良心的經過多年研究的結果。然而在科學底進口處，也正如在地獄底進口處一樣，這個要求是必須揭出的：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spetto

Orni vilita convien che qui sia morta (註)

卡爾·馬克思。

倫敦，一八五九年下

(註)「在這裏一切的疑懼都須拋棄，

一切怯懦的念頭都須在這裏死亡。」

馬克思底『政治經濟學批判』(註)

恩格斯

74

在一切科學的領域中，德意志人很久以來就表現了他們與其餘文明民族的平等性，而在大部分科學的領域中，表現了他們的優越性。只有一種科學，在這種科學的權威之中，德意志人的名字却不能數得一個，這就是政治經濟學。這理由是明顯的。政治經濟學為現代有產者的社會之理論的分析，因此它須以發展了的有產者狀態為其前提，而這狀態在德國，由宗教改革戰爭及農民戰爭以來，特別是自三十年戰爭(註一)以來，却經數世紀之久並不能產生。荷蘭從帝國的分離，使德意志由世界貿易除外，而且從最初起，就限制了他底產業的發展至於最小的限度；當德意志人艱苦地、緩慢地從內戰的糜爛中復元時，當他們用盡他們不甚大的有產者的能力對關稅的壁壘和兇暴的商業限制——每一個

(註) 恩格斯這篇關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八五九年)的評論，在一八五九年載於倫敦的德文報紙『人民』(The People)上。由於這個刊物的停刊，這篇文章的最後一篇未能登出。這本文被完全重刊於在目前的這個版本中，它在倫敦報紙上的原文是一致的，——這報紙現在(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中。

小的親王及男爵對於他的人民底產業，皆加以徵課——作無益的鬥爭而疲憊時，當帝國的都市及行會買賣與世族趨於衰微時，——而荷蘭、英國和法國，在世界的貿易上，獲得第一的地位，不斷地攫取殖民地，且將工廠手工業發展至最高度，直至最後，英國由於蒸氣首先對於它的煤鐵礦付予了價值之故，而成了現代有產者的發展中之最先導。當反對中世紀這樣可笑地腐朽的殘餘——這種殘餘一直到一八三〇年還束縛着德意志物質的有產者的發展——之鬥爭還必要時，德意志是不可能政治經濟學的，只有在建立關稅同盟（註二）時，德意志人才達到了能够理解政治經濟學的地步。事實上，從這個時候起，英國與法國的經濟學，爲了德意志資產階級的利益，才開始輸入到德意志來。知識份子與官僚們立即抓住這些輸入的材料，並以一種爲「德意志精神」所不甚恥的方式來加工。自從著作的產業武士、商人、學校教師以及官僚之混合的集團中，產生了一種德意志的經濟的著述，這種經濟的著

（註一）三十年戰爭，是十七世紀上半葉，在宗教的口號（加特立教反對基督新教）下面，由德意志的侯國、王國與皇帝（加特立教的）等各種變動的集團之間，在德意志領土上從事的戰爭。非德意志的軍隊——在新教方面主要地爲瑞典人，在加特立教方面爲法蘭西人及西班牙人——也參與了這個戰爭。這個戰爭驚人地破壞了全圖，更加重了德意志之政治上的分裂，且長時期地阻礙了德意志的經濟發展。

（註二）德意志關稅與貿易同盟，是一八三四年一月一日在普魯士與德意志其他各邦（奧地利除外）之間成立的。

述，在其乏味、淺薄、缺乏思考、冗長以及剽竊上，只有德意志的小說才能與之媲美。在具有實際目的的人們中間，實業家的保護關稅學派，最先成立；這個學派的權威李理特（Litt），雖然他全部輝煌的著作皆自大陸制度（註一）之理論的創始者法人孚利爾（Fouillat）處抄襲而來，而至今仍為在德意志有產者經濟學著述中所產生之最好的。在四十年代，與這種傾向相對立，在波羅底諸省，產生了商人的自由貿易學派，這些人帶着幼稚而自私自利的信念，做做了英國自由貿易論者的主張。最後，在論述這種理論方面的學校教師與官僚之中，就有像羅奧先生（E. R. O.）那樣乾燥的、缺乏批判性的植物標本蒐集者，像斯泰茵先生（E. Stein）將外國的命題譯成沒有消化的黑格爾的用語之那樣聰明的投機者，或者像萊爾先生（E. L.）那樣在「文化史的」範圍中之美文的撫拾殘餘者。這最後的結果，就產生了官房學（註二），一種包含着各式各種雜碎、撒着折衷的、經濟的調味品的粉糊，——這只有行政官候補的國家考試時才用得着的。

當資產階級、學校教師以及官僚等正在將英法經濟學的初步當作堅不可拔的教條，努力暗記且對之稍能理解時，德意志的無產階級政黨就出現了。其全部理論的存立，從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出發；而科學的、獨立的德意志經濟學，從德意志無產階級政黨出現的時候起即行開始。這德意志的經濟學，

（註一）大陸制度，是拿破倫第一為防止英國商品輸入歐洲大陸而實行的政策。

（註二）官房學，此字係自德意志管理國家財產的院部而來。

在本質上以唯物史觀爲基礎，這歷史觀的綱要，在上述著作（即「政治經濟學批判」——譯者）的序文中已簡略地敘述過了。這篇序文的要點，已在「人民」(Das Volk)上發表過。「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與精神的生活過程一般」；在歷史中發生的一切社會的與國家的關係，一切宗教的與法律的制度，一切理論的先見，都只有在理解了適應於當時各個時代物質的生活條件之後方才能够理解；而這一切，都是從這些物質條件來的。「不是人的意識決定其存在，而相反地是其社會的存在決定其意識。」這命題，不僅對經濟學，而且是對一切歷史的科學（除自然科學外，一切的科學都是歷史的）的一個革命的發見。這命題是這樣的簡單。只要不是被唯心論的謬見所惑的人，一定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這命題，不僅對於理論，而且是對於實踐還包含着極大的革命的重要性。

「在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它就與向來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的生產諸關係或僅其法律的表現之財產關係陷入於矛盾。這些關係由生產諸力的發展形態變爲生產諸力的桎梏，於是一社會革命的時代到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緩或急的變革……」

有產者的生產諸關係，是社會的生產過程之最後的敵對形態，——所謂敵對並不是個人的敵對的意思，而是從個人之社會的生活條件中所成長的敵對的意思；但是，在有產者的社會的母胎中所發展的生產諸力，同時創造出解決這種敵對的物質條件。」

當我們更進一步地研究我們唯物論的提綱且將它應用於目前的時代時，一個偉大的革命——一切時代中最偉大的革命——的遠景，就立即呈現於我們的前面。

在更深入的觀察時，立刻就可以看出人的意識依存於其存在而不是相反的，這表面上這樣簡單的命題，立即先得到與一切（即使是最潛隱的）唯心論直接相衝突的結果。關於所有歷史的事物之一切傳統的習俗的見解，都爲它所否定了。政治的議論之全部傳統的方法，都墜地了；愛國的義氣憤怒地與此種無原則的見解作鬥爭。這種新的觀察方法，因此必然地不僅與資產階級的代表，而且與想以自由、平等、博愛的符咒解救世界之法國社會主義者們衝突。並且大大地激怒了德意志那批庸俗的民主主義的叫囂者。雖然這些人也想以剽竊的方法利用這新的觀念，但是却帶着稀有的曲解。

即令是唯物的觀點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的發展，也是一種須要數年靜心研究的科學事業，因爲很明顯的，在這裏徒託空言是無益的，只有多數經過批判的選擇與全部精細研究過的歷史材料才能解決這樣一個課題。二月革命推動我們的黨走上政治舞台，因之使我們的黨不能僅爲純科學的目的而追求。但雖然如此，這基本的觀點却似一根赤線一般，貫穿在黨的一切文獻生產之間。在所有這些文獻裏面，在每一個特殊的事件上，都表明了：行動每一次怎樣都是從直接的物質的推動力發生的，而不是從伴隨着這個行動的詞句發生的；它又表明了：政治的與法律的詞句，相反地，正如同政治行動及其結果一樣，也是從物質的推動力而來的。

當一八四八——四九年的革命失敗之後，開始了這樣一個時期，即愈益不可能從外部來影響德國的時期，這時我們的黨，就將亡命者問題爭論的範圍——因為這是餘下的惟一可能的活動——讓與庸俗的民主主義。當庸俗的民主主義盡情地耽於權謀詐偽，今日爭辯喧嚷俾次日得以和解而再次日則又將其內醜外揚於一切人時，當庸俗的民主主義乞食於全美以便此後為分配得到的幾個泰勒而立即上演新的醜劇時，——我們的黨則欣然於又有多少研究的餘暇了。我們的黨有一個偉大的優點，即俱有一種新的科學的觀點作為理論的基礎，這新的觀點之完成，使之充分有事可做；而由於這個理由，我們的黨決不會零落到像亡命者中所謂「偉人們」那樣的程度。

這些研究之最初的成果，就是現在的這本著作。

二

在像現在這部著作中，經濟學中個別的幾章之單獨地零碎的批判，某個經濟學上的爭論問題之單獨的論述，是不能成為問題的。這著作的結構，倒像是從開始起就成為對經濟科學之全部構成體之系統的總結，有產者的生產及有產者的交換的法則之關聯的展開。經濟學家既然不外是這些法則的解釋者與辯護者，這種展開同時也就是對於全部經濟學的文獻之批判。

在黑格爾逝世以來，在其自身內在的關聯上去發展一種科學的企圖，幾乎是沒有的。公認的黑格

爾學派，從老師的辯證法僅僅學得了最簡單的知識之操縱，他們常以可笑的拙劣將這應用於一切事物之上。黑格爾的全部遺產，對於這個學派就只限於是一個單純的模型，藉這模型之助，能以正確地構成每一個主題；這全部遺產對他們就只限於是一些沒有什麼目的的字語與語法的目錄，其目的僅在於常思想及實驗的知識不足用時，就將這種字語與語法適時地插入進去。其結果，遂至猶如一個波恩（Bonn）的大學教授所云，這般黑格爾派任何什麼都不懂，但什麼東西都能寫。事情不用說是這樣的。其間，這些先生們儘管他們自負，却自知其弱點所在，而盡可能地避免大的問題。舊的迂腐的科學，以其實驗知識之優越而得保持其地位。當費爾巴哈（Feuerbach）宣稱不復從事於思辯的概念之研究時，黑格爾主義即漸漸地消滅了；這時，似乎舊的形而上學的帝國及其固定的諸範疇，在科學中又重新開始了。

這事有它自然的原因。在黑格爾派「戴阿多奇」（註一）的徒託空言的統治時代之後，自然地接（註二）「戴阿多奇」（Diadochi），黑格爾的繼承者——哲學家與黑格爾派，他們還未能將黑格爾的唯心論加以克服。參閱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論」。

（註二）溫爾夫，（C. Wolff, 1679—1754）啓蒙時代的德意志哲學家。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Naturgeschichte）底舊的緒論中，曾引溫爾夫以下的話作為其著作平板泛濫之一例，溫爾夫說：「貓為食鼠而生，鼠為貓食而生，整個的自然為了顯示創造者之智慧而被創造出來。」

消就有科學之積極的內容又超過於其形式的一個時期。德意志，與在一八四八年以來有產者的強大的發展相應，也以非常的努力埋頭於自然科學的研究。這種科學——其中思辯的傾向決佔不了重要地位——流行的時候，思維之舊的形而上學的方式，連極端淺薄無聊之渥爾夫（註二）在內，也復活起來。

黑格爾被忘却了；在理論上與十八世紀的唯物論幾乎不能加以區別的新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興起了，這種唯物論大抵僅享有這樣一種便利，即它有着更豐富的自然科學的材料。尤其是化學與生理學的材料在康德以前時代之狹隘的庸俗的思維方法，又在布赫納（Buchner）及福格特（Vogel）再生產出來了；即使是信仰費爾巴哈的莫列紹特（Moleschott），也不斷以最有興趣的形式橫衝直撞於最簡單的範疇之間。有產者日常理解之笨重的車用馬，自然地很迷惑地全然停止在劃分本質與現象，劃分因果與果的鴻溝之前；但是，假如一個人要想愉快地在像抽象的思維這樣極不平坦的獵場上打獵，他就不能騎着車用馬了。

因此，這裏又有須待解決的另一個問題，這問題是與政治經濟學自身沒有關係的。科學應怎樣去研究呢？在一方面，是黑格爾所遺下的完全抽象的、思辯的、形態之黑格爾的辯證法；在另一方面，是現在重新流行的平常的、本質上是渥爾夫的方法，用這個方法有產者的經濟學者也寫了不少拉雜的巨著。渥爾夫的方法，曾在理論上為康德，特別是為黑格爾所摧毀，以致只有慣性以及

缺乏其他簡單的方法時才能使其實際的存在；他方面，黑格爾的方法，在其現存的形式上是絕對不合用了。黑格爾的方法在本質上是唯心論的，於是在這裏，問題就在於展開一種比較以前任何世界觀更加唯物論的世界觀。黑格爾的方法從純粹的思維出發，而這裏，應從鐵一般的事實出發。那據它自己所承認「來自無，從無經過到無」的這樣形式的方法，在這裏是完全不適用的了。雖然如此，在所有現存的邏輯的材料當中，這方法至少是作為能夠聯結的、唯一的東西。這方法沒有被批判過，沒有被克服過。這位偉大的辯證法大家的反對者中，任何人都未能擊破這方法之堂皇的結構；這方法被忘却了，因為黑格爾學派不知道用它着手做什麼。因此，將黑格爾的方法加以澈底的批判是最必要的事情。

黑格爾的思維方法傑出於其他一切哲學家的，在其據以為基礎之龐大的歷史的見識。雖然在形式上黑格爾的方法是抽象的、唯心的，但是他底思想的發展總是與世界史的發展相一致的，而世界史的發展本來只應是思想發展的證驗。即令實在的關係是被顛倒了，首足被倒置了，而在這哲學中，却到處都包含着真實的內容。又如黑格爾與其門徒不同的，不但沒有炫示其無學，而且是一切時代中之最有學識的智者之一，是更如此。黑格爾是企圖說明歷史中的發展、歷史中之內在的關聯的第一人；並且他的「歷史哲學」中在現在雖有許多顯得奇特的地方，但是，他的基本觀點之偉大，即在今日，亦無論與其先驅者比較或與他以後研究一般過去歷史的任何人比較，亦深可敬服。在現象學、美學及哲學史中，到處都貫澈着這偉大的歷史觀，而這種材料在任何地方都是歷史地，在與歷史之一定的「

——即使是被抽象地歪曲了的——關聯上被研究了。

這個劃時代的歷史觀，是新的唯物的觀點之直接的理論的前提，而因此已為邏輯的方法提供了一個聯接點。既然這被忘却了的辯證法，從「純粹的思維」的立足點就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結果，而且它又這樣容易地清算了以往一切的邏輯學與形而上學，那末，無論如何，它必定還有詭辯與穿鑿以上的東西。但是，對於這個方法的批判——為一切公認的哲學在以往以至現在所避免的——，却不是一件小事。

馬克思會是並且是能夠担任這個事業的惟一的人，——即從黑格爾的邏輯學中撮取在這個範圍內所包含的黑格爾的真實發現的核心，並剝去辯證法之唯心論的外衣，而將辯證的方法建築在單純的形態上，在這個形態上，辯證法才成為思維的發展之惟一真實的形式。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依為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完成，我們認為其重要性不減於唯物的基本觀點之結果。（註）

即令根據已經得到的方法，對於經濟學的批判仍然能夠以兩種方法去運用，即歷史的方法或邏輯的方法。既然在歷史上猶如它在文獻的反映上一樣，整個的發展是從最簡單的關係進向較複雜的關係進行，政治經濟學的文獻史的發展，即提供了一個自然的指南，藉此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也可聯繫起來

（註）這個方法的完成，也為列寧的成就。他底「哲學筆記」，為黑格爾辯證法之唯物的應用提供了最寶貴的材料。

，而經濟範疇，這時整個地如同邏輯的發展一樣，也以同樣的順序而出現。這種形式，顯然地具有着更加明瞭的優點。因為的確它是循着實際的發展的，但是事實上，這種形式至多只能更加通俗化而已。

• 歷史常是突變地曲折地前進的，這樣，非到處探求這歷史的事實不可，——因此不但許多次要的材料不得不被採收進去，而且一定會因此引起思想徑路上的許多中斷之處；加之，經濟學的歷史，如果沒有有產者的社會之歷史，是不可能寫就的，而如果這樣，將使這事業無限地延長下去，因為一切準備的工作都是缺乏的。因此，邏輯的運用方法乃是惟一合適的方法。但是這在事實上，也不外是歷史的方法，這只不過是被剝去了它底歷史的形式與紛亂的偶然性而已。歷史開始的地方，同樣地思想徑路也非開始不可，而其更進一步的進程，也不外是抽象的、理論上一致的形態之歷史進程的映像而已；它是一個被修正了的映像，但這是依據實際的歷史的進程所提供的法則而修正的，因為每個因素都能在共完全的成熟性，在其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

我們以這種方法就從歷史地，而且在事實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初與最簡單的關係開始；因此這裏，我們就從遇到的最初的經濟的關係開始，我們來分析這種關係。既然那是一個關係，就包含着那有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這兩方面的每一個，都可以從其自身來觀察；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這兩方面相互關係的樣式，它們的相互作用。需要解決的矛盾將要發生。但是既然我們不是觀察單獨在我們頭腦中發生的一個抽象的思想過程而是在某一個時間中曾經確實發生的或還正在發生的現實的事件，那末，

這些矛盾也將在實踐中發展，或者找到了他們的解決。我們要分析這個解決的樣式，而因此將發現，這種解決乃是由一種新關係的建立——這種新關係的兩個對立的方面，我們就要展開的——等等而達到的。

政治經濟學是從商品開始，是從生產品互相交換——無論是山個人或由原始的共同體——的瞬間開始的。那種出現在交換中的生產品，就是商品。它是一種商品，只因為在兩個人或兩個共同體之間的關係，在這裏不再結合為同一個人的生產者的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是附着於這物，這生產品之上的。在這裏，我們立刻就有一件特殊事實的例子，——這事實貫穿於全部的經濟學中，且曾經在有產者的經濟學家的頭腦中引起有害的混亂，即：經濟學不是研究物，而是研究人與人間的，最後是階級與階級間的關係的；可是這些關係，常是附着於物，而且是作為物而表現的。馬克思首先發現了適用於全部經濟學的這種聯繫——當然，在個別的地方，這種聯繫會為個別經濟學家所發見——，以是，他使得最困難的問題變得簡單而明瞭，以致在目前，甚至於連有產者的經濟學家，也能够理解了。

如果現在我們是把商品從其不同的方面來加以考察，以完全地發展了的商品而不是以在兩個原始共同體間之原始的物物交換中艱難發展着的商品來加以考察，那末，商品就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兩種觀點呈現於我們的眼前——在這裏，我們也就立刻進入到經濟學的論戰的範圍。猶之鐵路較優於

中世紀的運輸手段一樣，在目前發達階段上的德意志辯證的方法，至少是優於舊的、淺薄的、完整的形而上學的方法的；誰想知道上述事實的一個顯著的例子，他一定可以在亞當·斯密或其他有聲望的御用的經濟學家中看出，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對於這些先生們是怎樣的苦惱，要他們將這兩者適當地加以分開，並且每個在其特殊的規定性上去理解是多麼困難，而後再去比較馬克思底明瞭簡單的展開。

在展開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後，商品就以進入交換過程的二者之直接的統一物表現出來。這裏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矛盾，可以在第二〇——二一頁上讀到（註）。我們只要指出，這些矛盾不僅具有着抽象的理論的興味，而且同時還反映出從直接的交換關係，即是從單純的交換之性質中發生的困難，還反映出這種最初的未成熟的交換形態所必然歸著的諸種不可能。這諸種的不可能，可以在以下的事實中找到解決，即代表其它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之特性，已被轉移於一種特殊的商品——貨幣。貨幣或單純流通，則在第二章中被展開了，即：（一）作為價值的尺度之貨幣，這時候，以貨幣的尺度的價值，即價格，得到了它的更深入的規定性；（二）作為流通手段；（三）作為兩個規定性之統一物，作為實在的貨幣，作為一切物質的有產者的財富之代表。這就結束了第一分冊的展開，將貨幣轉化為資本留待第二分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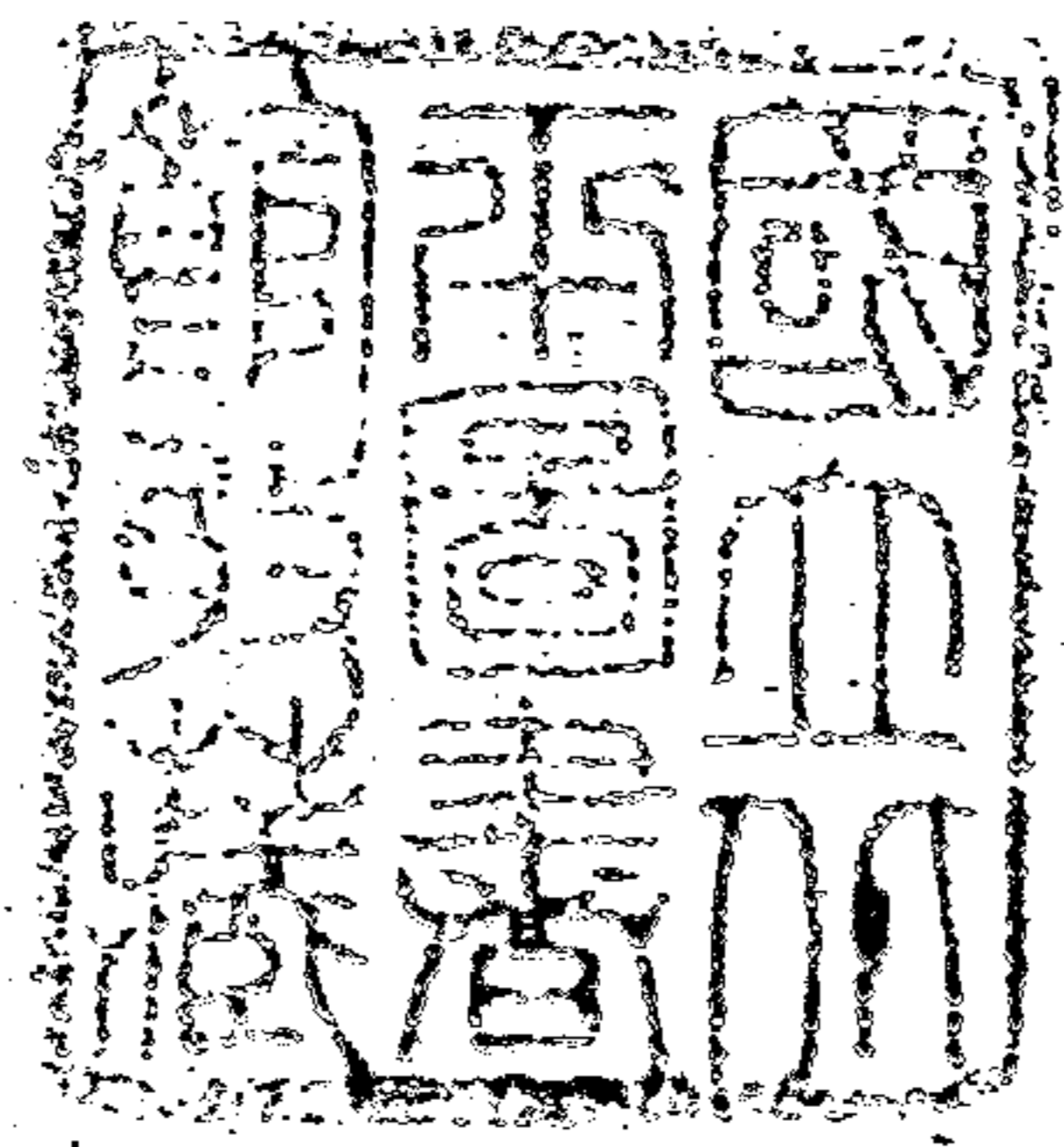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以這個方法，邏輯的發展決不會被迫而局限於純粹抽象的範圍之內。相反地，這個方

（註）這裏，恩格斯係指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濟學」中的頁數。

法需要歷史的例證，需要與現實之不斷的聯繫。這一類的證據，因此各式各樣地皆被插入，即關於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之實在的歷史經過以及關於經濟學的文獻（其中自始即從事於經濟關係的定質之顯然的完成者）之多少的例證。對於個別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亂的觀察的方式之批判，在實質上已見於邏輯的發展自身中，因之可以簡略地概括起來。

在第三節，我們就要論到，這本著作自身之經濟學的內容（註）。

（註）這第三節並未公佈，草稿也不存在。



0560

研究資本論的準備

著者 陸志

出版者 生活書店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北京中環路)

北平 天津 石家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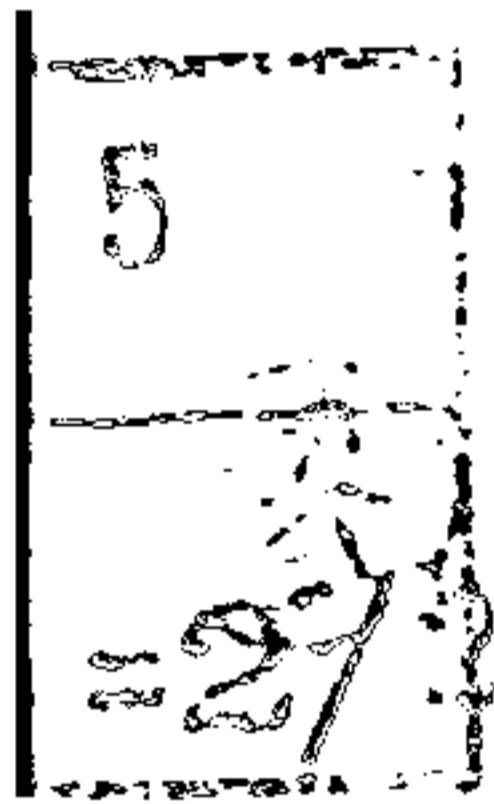
瀋陽 長春 哈爾濱

濟南 錦州 佳木斯

人連 安東 齊齊哈爾

一九四九年四月東北初版 萬里(大連)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價
3.30

As 016059

